

續金華叢書





吳禮部文集卷十五

續金華叢書

序

敬鄉前錄序

師道曩侍先大夫傍及見故時遺老談鄉里前輩事頗竊聽一二遺文殘藁借玩傳鈔每樂而不厭然亦恨其時尚少弗能問而識其詳也近年諸文淪喪衣冠道消出里門無與言儒者時時緇閱故藏則近因里中火後散較已多俛仰四十年欲質其事而無從或子孫僅存者率遷業變習問之茫然反笑怪其不切嘗發策校庠舉數人爲問亦無有能言之者可勝嘆哉因念蘭溪縣漢隸會稽後爲三河戍唐咸淳始置縣迄宋季上下千數百年山川如昨清英秀美之氣實鍾於人其間豈無名世者而郡志所載僅六人且僊佛之徒半之則記載缺略可知已南渡都杭近在畿甸文學之風何啻什伯於前碩儒才士名卿賢相相望輩出不可謂不盛矣易世來未有紀者若其人名位論著顯然固不可泯不幸而不爲人所稱今遂浸微更數十

年豈復有知之者哉因比次得若干人略識本末間采詩文附焉無則缺之非徒尙詞藻也因其言論風旨而其學問志節與夫當時風俗人物亦可概見而祠廟碑志則又是邦故實之所存如東峯亭記進士鄉飲題名之屬亦當在所考併置於前名之曰敬鄉錄焉嗚呼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猶恭且敬之況賢者乎某生也後弗獲執御於諸老先生然仰高山而挹遺風未嘗不振飭興起可不知所自邪君子之學上希聖人生乎吾前者吾之所以階而至於聖也善無往而弗存歸求其餘行遠自邇況朱呂之傳有在是者乎彼其闕視六合而狹小一鄉凌厲千古而厭薄近代則與重鄉士尊前輩之意不類非某所敢知也

敬鄉後錄序

宋紹興二十四年婺通守洪遵修東陽志其紀當代人物僅僅數人蓋斷自渡江以前理則宜然而其所記有下及紹興者又不盡用此例則所遺固多且仙釋之徒與賢士大夫孰愈若滕章敏宗忠簡輩



又皆出於其前而不見列何也最後事類一卷凡稗官小說怪証猥  
褻之事涉於嫠者悉不棄博則博矣無乃詳於所不必錄而略於所  
當錄者乎按吾嫠昔隸會稽後爲東陽郡以至於今千幾百年矣晉  
魏以前如江洽中王徽士非劉孝標之文則莫得而知郡志亦失考  
而賴是以傳然猶不得其名信乎紀載之不可闕也況自宋中葉以  
來賈材繼出其顯於靖康炎紹之際者皆生於嘉祐以後涵濡之深  
風氣之開豈苟然哉忠義功名宗公當爲第一下逮乾道淳熙呂太  
史道德文章鄒魯一方師表百代視前世又遠過焉於是名卿賢相  
牧伯大魁碩儒名人偉士肩摩踵接蓋不可勝數而其季年北山何  
公魯齋王公則又紹紫陽之的傳至今私淑者猶不失其正亦盛矣  
哉夫其名爵在史編論著在天下章章傳頌之決不遂泯沒無俟纂  
集可也特沈微不著者遺文逸事稱道殆絕或地望舛錯久亦失真  
逝者有知豈無憾於冥冥耶愚不自量旣集錄蘭溪諸賢因及一郡  
茲事體重而聞見單寡不能盡知故所錄僅止此方且與同志博考

而具載之非敢有所取舍也然初意主於表微而並及顯者其或人文俱顯錄所弗及者亦不無微意焉吁士之傳世視其所立而已是編不因子錄而傳者固多因子錄而傳者間一二然亦非區區之愚所能使傳也夫何嫌於僭哉

送張州判序

凡貢士之見拔於有司者有座主門生之分蓋自唐已然儒林之盛事也然今昔道殊昔也取才望以爲公故薦士出於知己今也餽名以防私雖謂之非已知可也況乎羣十數人坐一堂之上甲是乙否衆訟紛紜衡鑑之不精去取之失當使僥倖者得出乎其間而且號於人曰吾主司焉異時恥累及之蓋有不免而尙得爲榮也哉三衢張仲亨至順壬申中江浙選舉予實與聞焉明年遂登上第官州佐以歸一再過予敦修事分氣意勤懇不類一時同升者愚不知其何以得此也雅聞仲亨素以學行推於鄉其人恂恂謙讓見之而信吾於仲亨益深有望矣夫士由一命以上卽足以濟物今之司民社任

長佐者雖牽制撓沮不得以盡如其志然隨吾力之及亦無不足焉  
特平生所守爲不可變則其大者爾彼其負所學者世方指以詬病  
吾與仲亨深恥之顧嘗以爲言而竊嘆也因其之官黃岩序以贈之

### 送陶教授序

科舉學校之制相爲表裏者也今科舉方興而學校日就衰落是豈  
無其故哉教官之選不精亦其一事也近議者欲以進士任教官餘  
取之鄉選之中者蓋有意於革雜進之弊矣而有司未之改也予竊  
觀延祐以前士舍學校無所於仕當時負材望而畏名義者往往居  
多且自卑而遞升遲以歲月或白首僅沾一命其選若是之難也比  
年變化狡獪痲疾俄出而擁皋比不再轉而倚席大府揚揚然誇於  
人曾不少媿其人如是尙何責以教養之事哉陶君士元簪纓世家  
當科目未興時以才受知憲府薦爲郡主山長而今調教授漢陽於  
是距始仕時幾三十年矣後來者或反出其上是於士元不足較吾  
獨嘉其雍容恬靜稱教官之名是行也必將無負厥職矣士元尤善

爲詩漢陽古鄖子正周南漢廣之地也夫其秉操而循禮列於正風  
至今想西周之盛則其俗固美矣當文明之時詠歌太平而推廣夫  
溫柔敦厚之教士元之所優爲也鄉先生鞏仲至亦嘗爲是官鞏公  
深於詩而達於教見稱於昔之君子遺風餘韻想猶有人談之使異  
詩談士元者與鞏公同稱而羨吾邦之有人顧不美歟

送汪山長序

元統乙亥春予道過三衢將往謁清獻公故居一償宿昔之願繼而  
識山長汪君處謙其人猶循雅節甚溫而文與言若有契者予旣數  
日留處謙日周旋不置遂相與出西郭門抵孝弟里遙望豐棟翹起  
田野中容已肅旣至拜遺像于堂清風生氣凜然襲人按行徘徊問  
池臺故基漫不可考四週迫民畝竹樹無隙可容侵攘殆已久獨庭  
下二豫章當時所手植者天矯盤擎大數計圍其一且半枯撫之慨  
然太息時二人方治碑石讀之知前此摧壞尤甚監郡薛侯爲興脩  
汪君實宣其勞恆產素微君請于侯畀田廩供租給則又喜君之能



有爲而前長席者之不逮也嗚呼太末之區歷千百年而有一清獻  
公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立誠百世之師也凡居其鄉者固當有所  
興起爲長吏者固當知所旌勸奉祠掌教者固當闡其風旨治其田  
土室居以無負其職不然是皆公之罪人也子竊觀薛侯之爲而重  
爲衢人喜幸矣今君之滿歸也士侈爲詩歌以華其行而屬子友人  
不遠二百里貽書俾子序之子旣識汪君揆之人情不得辭第不知  
諸君詩謂何言而必及於清獻也苟知清獻爲不可忘則將有奮然  
而興以大振夫卑陋偷薄之習是豈不足爲汪君榮而君之去此亦  
宜無忘其景行之思以交相贊也顧不美歟於是直書其說因以示  
之庶其有激已夫

送徐學正序

古之士者世爲士未嘗輕徙其業流風渾厚固難以之望後世矣世  
道日微詩書仁義之教祖不能以淑其孫父不能以訓其子雖有司  
設利祿之徒猶不能化之使從也獨且奈何哉新城徐君子聲素儒



家流老成篤實士也來爲吾州教官於是又識其二子及孫皆被服  
儒者訥訥然一家三世自爲師友心竊異之時子方歸休里中杜門  
日無所爲研究丹鉛挾冊謠吟自以爲適而君家之父子不憚往來  
經義之微辭辨析考求異書名篇手不停鈔其嗜之甚若飢渴於飲  
食得之而喜雖明璫拱璧不是過非習氣深至者不若是三年間賴  
以滋益不然以子之迂疎狷狹孰肯過而問耶子聲在吾鄉而一事  
尤可喜爲仁山金先生立祠是也尊賢尙德能爲人所不爲吾嘗聞  
吾州教官稱儒之名若君者不一二而一門嗜學世之愧者且多矧  
吾鄉也哉子家父祖儒傳序至於子忝竊末第自度無補於時惟退  
讀故書訓飭二子使粗知向方謹身寡過以不貽先人羞亦不啻足  
區區有慕於子聲非苟然者子聲滿去當得初品官子孫旦夕與賓  
興積學之餘責效課功青紫可坐拾矣雖然位高金多志得意滿者  
吾豈彼羨哉使有子有孫詩書之傳無窮清素之風不衰天下之至  
榮大願詎有過之者吾將與君共保此道婺杭相去三百里間聲問

可及幸時時警發無忘雲仍之好自今以始

送胡生序

胡章煥文自樂平不遠數百里來介其師宗人仲退文書持所業詩文一編納拜款謁行古師弟子之禮貌甚恭辭甚卑異哉生之爲也自子來此邑亦欲以古道矯民嘗興學官程講說間自爲之開示大方意美材良質何地而無必有自拔於習俗之陋者夫何作之而不應勵之而愈墮二三年間未見有一人如生之爲空谷足音其爲喜何如哉夫學問之道從師取友多見洽聞固貴於游然予觀孟子論友一鄉之士爲未足而友一國之士又以爲未足而友天下之士又進而尙友古之人其徒有及門受業者則又不欲其留而勉之以歸求有餘師夫尙友古人豈不在方冊乎歸求有師豈不在身心乎聖賢有惡夫人舍近趨遠貴耳賤目者豈無意耶生之遊也請贈言於仲退文而出首道番陽見博士祝君蕃遠二君皆子所敬者今自番而來見子顧子學殖荒落有愧二君其何以給生之求而滿生之望

哉生復將之宛陵之建業而遠之四方焉其所遇者必廣矣嗟夫科目廢四十年逮延祐初而興又二十年當至元之初而罷甲子凡一周矣前乎延祐諸老尙存典則未泯學者雖寡少類皆無所爲而爲則誠豪傑之士而文詞亦往往精詣不羣近年士習旣殊高者務求異於前哲卑者不過爭爲揣摩籠絡之說文氣卑下骯髒日甚識者已逆知有中更之事閭巷小夫投棄編冊彼固不足與議忽游目乎八荒向焉諸老之所涵養扶植者淪謝相繼落落無幾得不重爲之黯然哉所深喜者仲退丈以八十之年強力未衰進德彌篤相望隣壤數嘗以文義濯磨使子頗自慰今復有招子之約旦夕解去當操几杖而從之惜生之不能借此會爾雖然生亦審其所適哉若夫求道而非名爲已而非人則祝君之告生者已悉茲不復云

贈姚學正序

科舉學校相表裏者也由儒而仕者不爲進士則爲教官科舉廢而學校存柄國者豈不以學校爲至重哉科行二十年所得者可數其

英雋明達爲時偉器者不少不幸而有濫廁其間往往速戾敗官議者遂相詬病以一概百直決絕之而後已可勝嘆哉學制旣專宜其選必精夫何雜出冒居猥繆充斥絃誦聲銷廉恥道喪率小夫庸豎日夜相與較龔合錙銖苟欺竊競訟爭學校雖不廢猶廢也新安姚叔器之爲池學正也修教法招生徒治宮室覈田土明會計斥蠹冗奮然爲人所不肯爲於是忌怒朋興沮撓百出叔器不暇顧益將以究其所爲斯亦難矣會予以事至學叔器出江寧楊君志行莆田陳君眾仲贈言且併求益又知叔器少受學於楊君其爲錢唐教諭也公謂以斯行驗其初比三年有成陳君謂江浙校官毋慮數百求如叔器者鮮楊君之期之者旣驗矣今池學之績遠過錢唐使陳君聞之又將深嘉而樂道愚何足以贊一辭哉抑愚竊末科忝下吏雖無救廢罷戰兢惕厲得不以罪去幸矣而見叔器挺然自拔爲今教官刷恥增吾道之重故樂爲之言以勵同志使人人若叔器豈小補哉愚觀叔器之爲人溫雅縝密而其中屹然不可奪宜於用豈惟教官



他日有懋風績於大藩而揚聲華於天路必斯人也夫

王推官母夫人壽詩序

池陽推官王君景福之母張夫人今年八十有五矣推官世居有莘由成均高第仕州縣所歷齊魯河濟之郊未嘗不奉母以從則地猶近也池陽在大江之南水陸數千里風土異方安輿之來雍容和愉具甘旨間起居身率婦子唯謹歲時奉觴上壽拜舞笑嬉所居臨高城風日佳時俯仰溪山按行花竹公府早休娛侍終日戶庭無他聲諸孫誦書琅然人生之至樂天下之慶事庸有過此者乎雖然斯誠難致也而愚於君顧又有深羨者焉自其爲刑官也清心以御物每屬邑吏至則戒以毋妄生事事之至者察讞詳明而裁決平恕故人知畏慎不犯斷獄稀少留而不敢專者僅累歲數囚耳昔雋不疑有所平反則母爲之喜吾知推官君之有以白其母矣古人所謂養志者非此類歟然則夫人之壽祉益未艾也某旣竊嘆嘉而又獲觀士大夫善頌禱之辭輒識其言以序於端



秋浦類集序

天曆己巳予以公事過池陽望九華登齊山嘗一賦詩後還里於北  
山草堂見張公詡青溪圖及元豐以來諸賢題詠遂和杜牧之弄水  
亭詩不數年忝授建德尹趨謁大府溪山依依復在目中似有夙緣  
於是詢杜亭之故基訪張圖之遺刻皆無有記憶之者秋浦志亦不  
能詳爲之太息梅公聖俞以景祐間爲建德令後人闢堂祠之又陟  
而爲亭皆蕪廢予旣復亭之舊欲記其事求梅公爲令歲月志亦不  
書如朝峯亭等作則皆得之宛陵集中又旣新邑學崇化堂常博柳  
君道傳爲作記俾求柴公中行舊記併刻之竟無蓄摹本者因嘆其  
文獻之不足徵往往見他郡乘兼著詩文者則爲慮也周而其法亦  
不可廢也以來城中獲觀青陽楊君秋浦類集自唐宋至近時凡爲  
池而作與夫語涉於池者靡不登載蒐獵纂輯詳富麗美諷玩累日  
旣有以滿其前日之所恨因參以見聞補其遺軼併所欲商略者間  
蒙見采一二復以書來求爲之序惟是編有益於茲郡不患不傳愚

言何足輕重哉獨念池陽山川之勝千百年間宦游寓公率多顯人而生其間者顧未有磊落奇偉與其山川稱豈風氣猶有待而發耶抑有人而未之聞耶況宋季壤接淮右戎壘相望殆若窮邊絕徼然民不事文久獨青陽號多儒雅楊君好古博聞喜與名士大夫遊恨予未識也何當弭節九華之下相視莫逆縱談茲事視杜荀鶴費冠卿輩當邈在下風是亦一快惜不得往姑書此以寄意云

讀四書叢說序

讀四書叢說者金華白雲先生許君益之爲其徒講說而其徒記之之編也君師仁山金先生履祥仁山師魯齋王先生柏從登北山何先生基之門北山則學於勉齋黃公而得朱子之傳者也四書自二程子表章肇明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折衷羣言集厥大成說者固蔑以加矣門人高弟不爲不多然一再傳之後不泯沒而就微則畔渙而離真其能的然而不失傳授之正則未有如吾鄉諸先生也蓋自北山取語錄精義以爲發揮與章句集注相發魯齋爲標

注點抹提挈開示仁山於大學有疏義指義論孟有考證中庸有標  
抹又推所得於何王者與其已意併載之君上承淵源之懿雖見仁  
山甚晚而契誼最深天資純明而又加以堅苦篤實之功妙理融於  
言表成說具於胸中問難開陳無少凝滯抑揚反覆使人竦聽深思  
隨其淺深而有得焉故自遠方來從學者至數百人遂爲一時之盛  
今觀叢說之編其於章句集注也奧者白之約者暢之要者提之異  
者通之畫圖以形其妙析段以顯其義至於訓詁名物之缺考證補  
而未備者又詳著焉其或異義微悟則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  
人言之則爲讒賊金先生有是言也此可以見其志之所存矣嗚呼  
欲通四書之旨者必讀朱子之書欲讀朱子之書者必由許君之說  
茲非適道之津梁示學者之標的歟先是君未歿時西州人有得其  
書而欲刊之者君聞亟使人止之且恐記錄之差也則自取以視因  
得遂爲善本諸生謂予嘗辱君之知俾序其所以然竊獨惟念昔聞  
北山首見勉齋臨川將別授以但熟讀四書之訓晚年悉屏諸家所

錄直以本書深玩蓋不忘付屬之意自是以來諸先生守爲家法其推明演繹者將以反朱子之約而已故能傳緒不差闕大光明式克至於今日也又念某識君之初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於君君是之復舉朱子見延平時其言好同惡異喜大恥小延平語以吾儒之學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精察妙契著書數十萬年莫不由此學者於朱子之書當句誦字求必若朱子之用功而後足以得其心此君之拳拳爲人言者也然則得君之叢說而讀之者其於君教人讀書之法尤不可以不知也故因併著之君名謙其世系履行與其他經論著詳其友人張樞子長所爲行述茲不復贅云

詩集傳名物鈔序

白雲先生許君益之讀四書叢說某旣爲之序矣其徒復有請曰先生所論著獨詩傳名物鈔爲成書向聞屢以示子而一二說亦厠子名於其間子盍有以播其說念昔蒙君不鄙夷相與反覆論辨頗聞纂輯之意而是經之體段亦因得略窺焉夫詩之興尙矣當詞盛時



在下則有二南之風在上則如雅頌之作周公取以列於經幽厲之後風雅俱變夫子於諸國之風則刪其淫邪於公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爲訓戒者東遷之後王國並列於國風而於商周之初考其遺失又得商頌之類至魯頌則因其所用之樂歌以著其實以是合於周公之所取而爲三百篇若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稽周公之經殘闕失次者爾是則詩之爲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爲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儒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人大儒始略出己意然程淳公呂成公猶主序說子朱子灼見其繆汎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略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蔽復還溫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復遺恨嗚呼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顯此名物鈔之所爲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君



四傳有衍无間益大以尊君念朱傳猶有未備者旁搜博采而多引  
王金氏附以已見要皆精義微旨前所未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  
氏譜世次多舛一從朱子補定正音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  
功前儒嘉惠後學羽翼朱傳於無窮豈小補而已哉然有一事關於  
詩尤重者不可默而弗言魯齋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  
火詩書同禍書亡缺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素絢唐棣貍首鸞  
柔先正等篇何以皆不與而已放之鄭聲何爲尙存而不削劉歆言  
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蓋聞夫子  
三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足之而不辨  
其非朱子固嘗疑桑中溱洧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詞之  
諷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國策者謂存之而使後世  
知其非知所以放之之意仁山屢載於論語考證謂諸傳皆然之某  
嘗舉以告君君方遵用全經宜不得而取也今鈔中兩南相配圖魯  
齋所定者蓋合各十有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

死麕則君固有取於斯矣以君之謹重慮啟夫末流破壞之弊卓然有見祛疑辨惑如魯齋之言使淫邪三十餘篇悉從屏出之例豈非千古一大快朱子復生必以爲然也惜斯論未究君不可作矣姑識于序篇之末以俟後之君子考焉

送琳上人序

金陵古帝王都間數百年王氣肇興龍翔當天於是崇建巨刹甲於海內開山訖公居焉尊貴隆重當世之極選東陽輝公實同師門前自江西百丈入覲召對被旨與公同脩禪林舊規垂式諸方以二師之聰明辨博上簡睿知信能弘大其教稱其爲師表者也琳上人者輝公之弟嘗將命共事獲聞纂次之意左右周旋亦一時之盛哉今輝公主吳興道場上人不勝鴿原之思治裝往省遂將之金陵拜訖公席下不憚千里扁舟東下水雲之鄉沂渺漫以望亭塔之參差迴溪深谷嘉樹茂林旣挹夫清邃幽麗之狀飄然復西臨大江瞰中原山川之蟠踞殿闕之翔湧又得夫瑰偉宏傑之觀所以動盪其心目

無不可喜者而二剝名區又皆方外人物之淵藪泛愛而精擇必得其秀敏者而與之游乃若篤友于之情厲切思之義怡然而不違浩然而有得超乎若真陪麗苑之游充乎若攀珠林閱寶山稸載而歸是行良不虛矣予寡交鮮諧每嗜遊北山盤桓泉石間上人弟昆時相款密輝公既有四方之役上人留草堂見輒益親時論文藝慰其寂寥未嘗間數月不相聞也獨恨輝公別久又未能一識訢公然讀其文章而想其傑然也旬月前鄉僧自金陵來謂公嘗語及予時又得輝公書而上人適有是行徵言於予予烏能忘言邪嗚呼道之異不得而強同也情之同不得而苟異也茲予既道其區區以貽上人而又歷致其敬慕於二師者是豈非人之情也哉

送趙用章序

今歲夏四月予訪柳君道傳於浦陽相與至月泉上因識趙用章過其居高門古垣庭宇脩脩君語予曰此吾邑故家之不廢者也及秋予有北上之役用章託載同行舟中追躡數千里不置因得款語平

生知其喜詩而好遊每親戚故舊從官四方未嘗不往焉故東陟天  
台西登廬阜往來江湖間又嘗一至京師今其再也夫山木之樂搜  
奇挾勝固昔人之高致若京師聲利之區自非有求者不至用章之  
志未可知也一日來告子曰吾之是行非有他也縱觀巨麗展覲懿  
親而已向嘗葺佚老之廬柳君嘗以梅石名其齋取清安之義今集  
賢諸公畀我以處士之命用是以爲號遂受而不辭持此以歸徜徉  
梅石間不啻足矣予聞其言然後嘆用章之賢於人也夫奮起禍夫  
自南而北者揚袂抵掌莫不有芥拾青紫之心奔走造進日夜不少  
休以僥倖於一得而不得者亦多矣乘義而違命貽羞而取譏往往  
皆是也若用章者豈不誠賢乎哉用章徵言爲別將請於名士大夫  
賦梅石之章必有能發明之者雖然吾言過矣歸以示柳君幸刪之

送崔生序

古之人懷道自足仕則以行于朝歸則以教於鄉進退恬然無往而  
不自得然淑人覺後尤所願欲而樂之者以道之所傳者眾而澤之



所及者廣也郎中呂公仲實自中書解印歸冀寧開門授徒來者四  
集幾無以容諸生爭出錢買材以斥大其居一時興起甚盛聲流聞  
京師崔生者其鄉人也公爲少司成時嘗留受業聞之欣然命車戒  
途若恐弗及夫以公之文學議論挺挺諸公間而至剛之氣不撓之  
節四方士莫不延頸願見況於親炙之者乎某在江東時公被擢自  
海上還一見受知今備員學館有愧于前人因生之行慨然興懷安  
得走唐晉之故墟揖河汾之遺風縱觀冠佩之盛琴瑟書冊俎豆揖  
讓之容求所謂英才者而識之異時光於邦家無愧乎其師之所立  
者不在此歟苻離陳克敬亟談生之美爲之徵言因道其所以忻慕  
於呂公者而併以爲生勉焉

張文忠公雲莊家集序

人聲之發爲言言之精者爲文而皆出於氣也昔人謂文不可以學  
而能氣可以養而致是氣也孟子所謂浩然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者歟夫其養充而氣完然後理暢而辭達孟子之言非爲作文設



而作文之法孰有過此竊嘗以是驗之世之人卽其文之高下而其氣之大小能養與否與夫養而未至者併可以得之也故濱國文忠張公名養浩字希孟庶幾學孟子者公早負文名由至大初仕顯於朝逮延祐中天子方好文一時侍從言語之臣號稱最盛而公頡頏其間及至治時所上時政書萬言力詆權姦變更法度非便幾蹈禍不測諫鎗山疏謂閭閻細民戲玩非人主所宜作犯顏嬰鱗眾咸爲之恐而卒以直見賞其剛大之發沛然而莫之禦者豈一日之故哉暨解參議中書歸卧華不注鵲山之陽殆將十年屢召不起翛然雲莊之居悠然山泉禽魚之樂沈潛乎經史百氏益肆于詞和平沖澹之中錯以奇崛藻麗要皆依據義理而切於日用之實流布自然而無綴緝辛苦之態所養蓋可知已竊聞公最後起爲西臺中丞以救荒憂勞致疾而殆奉先鼓樓梁木自壞其夕有光若星殞於濟南則其平生之氣感動至於如此豈獨見於文也哉往年某至京師公已還第時公父濟南郡侯年壽八十嘗賦詩頌美以致慕向之意今公

之子秘書郎引出家集示予重惜公之不可見也公雲莊集四十卷已刻于龍興學宮臨川危素復掇其關於治教大體者爲此編秘書屬予以序顧以朝多名公辭謝不敢則委其集數月而請不置因爲推公之所得者如此若其世系官位之詳則有太史之傳墓道之碑茲得而略也

### 遊西山詩序

三月十七日金華吳師道正傳晉寧張翥仲舉襄城趙璉伯器臨川吳常伯尙河東王雍元肅同遊西山玉泉護聖寺遂至香山旣歸各賦詩以紀實先是護聖主僧月潭師款客甚勤留之不果則約以再遊又約以詩爲寄未及寄則又屢督趣之於是哀寫爲卷納之山中四人者推某爲最長故其詩居首而又復敘其略焉吁吾曹東西南北之人幸而會於京師佳時勝集徜徉名山水間旣愜於心師超然方外而獨惓惓焉其高致尤可愛而仰也秋風揚舲客興未已又將往踐前約然桑下三宿之戀或法所不可師其有以語我來

送王生歸省序

民生於三日父君師入而事親出而事君而從師者又所以學夫事親事君者也師之責亦重矣夫一鄉一國之間苟有道德行藝出乎眾人則將囊衣裹糧不遠百千里而從之今也天子之成均朝廷之慎選十餘人羣居而列教豈不足以厭諸生之心有以精其能而成其業其相與也豈乍離乍合若市之人哉然陽城之爲司業諸生有久不歸省其親者遣之曰學者將以學夫忠與孝也偉哉斯言夫歸求有餘師亦不過孝弟而已茲二四聖賢之意而陽子得之者學而出於誠則何往而非德之地哉嶺南王生光輔居太學三年今以覲省歸生乃吾同年吾素令君之從子故喜親予其天資謹厚尤勤於學顧予備員倚席何足厭其心而諸先生之有造於生者固不薄也茲既有以慰其親之思而又毋忘諸先生之教則於道兩盡遲生之來也有日矣

送舒生序

番陽舒生元以國子伴讀授宗仁衛教授需次京師將暫還其鄉過予請一言以別予聞國初時監學伴讀之遇甚嚴而精如耶律公有尙高公凝姚公燧皆此焉出今之在朝廷號名公卿者猶可歷數也近歲法弛而弊興其進也不以材其試也不以程矯辭而謁告曠職而家居循日計月俟期至得仕如探囊取物議者咸以爲言而未有能奮然起而更之者蓋積習旣深而覲幸者之所不樂故也雖然法之行於昔也得人固多法之敦於今也又豈無一二才且良者居其間可以執一論乎生由泰定初補四門生至順間爲伴讀而至今幾二十年尙及接前人之休風其進選也公其傳習也勤受命而職教以其淑諸人者還以淑後之人吾知其必能也然其在學館與予不相及其貢而上於銓曹予適至而與聞其同貢凡八人獨生時至崇術之堂不忘師友之誼其七人者予未嘗見其顏面古之爲舉主者果若是乎此愚於生之請特嘉而勉之又以知法之弊而不可不更者如此上之人尙有以圖之哉



宋侍御妻張夫人挽詩序

婦德弗外聞饋食酒漿平居無事稱述惟不幸而歿則託於能言者而有銘誄之作又有哀歌以相蒿里之挽於是隱者宜微者著而人得其聞之古之賢婦淑女得以不泯於世者職此之故也御史宋公壽卿之配張夫人既卒歸葬滑州公卽請於大梁吳待制彥輝爲之銘彥輝方以文章重一時士大夫咸爲詩以繼其後惟恐夫人之盛美弗得揚而無以慰侍御公悼亡之悲也吁以公之聲望羽儀臺府秩貴二品夫人昨封京兆光顯盛大是豈不足以傳然歷考諸公銘若詩之所稱則知夫人固自有以傳而不係於其夫者豈非兩賢也哉樞密都事楊善卿持所哀詩示予俾序其端予雖不及識公而聞其人乃今又獲睹夫人之懿旣爲之嘉嘆遂受命而不辭

馮景仲存拙藁序

士以科第進遂奔走祿仕委棄舊學至絕口不言文吾往往見之未嘗不爲之太息也君子之於學猶日用飲食也豈有飲食而可以一

日舍哉斯人也卽其後而驗其前則所學蓋可知矣醴陵馮君景仲  
延祐五年進士也天曆中予至江西君爲省屬一時洪府上下多名  
士大夫君有文聲出其間固已心識之今茲幸爲成均同僚得睹所  
謂存拙藁者其詩斷自泰定丙寅文則間存少作蓋公擢第時十年  
矣夫以君之學旣足以成名而又遲以十年之久始出所著自見方  
一再州縣倥傯簿書牒訟中汲汲不少休日進月增弗懈而及於古  
豈不卓然異於流俗也哉蓋君之學根據經傳出入百氏以取材羅  
絡甚廣間嘗與之商較作者桀度高下當否不差毫釐其爲人樂易  
清夷羣居陳說古今辨詰紛拏而獨恂恂似不能言者以故知與不  
知皆愛之蓋其所得者深故其發之也慎所蓄者善故其守之若非  
此尤人所難也顧不以愚之不才朝夕周旋若以爲可與語者故愚  
輒以所知爲之說如此若夫名位聲望重於時則圭齋學士實君之  
鄉人而知已之尤厚者得其一言足以自壯而愚非其比也

送尉彥誠序

東平尉彥誠別三十餘年矣一日相見京師鬚鬢蒼然坐久乃始能  
識問所從來則以春陵幕滿官也問所歷則由浙而江東而湖湘也  
由憲察掾而師閩史邑簿以至於今也於是憶彥誠昔在金華與許  
君益之游君所厚者張子長暨子子因以友彥誠也是時趙公子英  
持使者節來浙東以古道風勵學者後進晚生不倦獎誘之於許君  
深所敬禮延教其孫璉字伯器者而吾數人以游從之雅獲登公門  
相與歆動鼓舞以思自拔於流俗亦可謂一時之盛哉旣而彥誠用  
薦者沿牒去後數年科目始興許君終不應子長嘗應而止子遂忝  
末第與伯器爲同年彥誠則久不相聞矣趙公沒今幾二十年許君  
亦前五年卒存亡離合恍惚間世不自意至學官及與伯器爲僚而  
今忽又與彥誠遇也彥誠數來取許君舊詩讀之泣下不自禁又道  
子長嘗走雨中訪之百里外感激太息吁士君子行己之致交友之  
誼始終如一則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使行違其言後戾其前則寧不  
覩於面目孰若相視浩然而無愧者哉彥誠復調長昭武幕旦夕且

行持一卷授予謂有諸公詩而于序之竊謂其才業見於已試今也  
坐幕府治文書佐上官以惠澤一郡則不待贊因特敘其所感者焉  
伯器方在刑曹併以示之亦相勵之一端也雖然予又有禱焉昭武  
在閩中壤與武夷接武夷有隱君子杜伯原父吾與子長所敬者彥  
誠未知識也往子長欲約子從之窮山水之幽深縱觀所藏書與其  
著撰之富而未遂也萬一退之爲致子言老病且衰憂患乘之不樂  
久此留引領南還庶幾滿其未償之願併可復見彥誠矣尙謹識之

送曾子白下第南歸序

至正元年科舉制復行明年士偕集于春官自科廢且六年人謂未  
易卒復而明良相逢復之不旋踵某幸竊祿京師命下之日與士大  
夫舉手相慶又獲觀英俊之來風動雲合誠平生一快也臨川曾子  
白夙有文聲尤喜其在數中夫子都之姣惟無目者不知吾固以吾  
之目而信人之目矣旣而羣進有司則子白不與焉子駭且疑謂其  
學之不逮耶則並之者鮮矣謂予之謬於斷事耶則同子者眾矣思



之而不得其理向嘗泛觀唐宋小說記科舉事謂有鬼神司之故有  
當中而黜當黜而中者每笑其怪誕自今觀之亦豈不然凡有司之  
不知與吾徒之竊料其如鬼神何哉予將有以解子白子白方處之  
怡然未嘗見幾微不滿色則其器量尤非人所能測也予聞子之族  
祖南豐先生嘗試而不中獨歐陽公嘆其魁壘拔出而怪有司不能  
變所操之尺度南豐彙其文數十萬言示公公讀之以爲有司可弔  
而已可賀也其後公知貢舉南豐卒以進士成名一時之不遇誠不  
足爲輕重哉子白不鄙予數錄其文相示予無歐公之聲望莫能張  
而大之也然朝廷知子白之文而悼其屈者有之矣是豈非今之歐  
公哉安知異時之不出於其門也子白勉之南豐之業吾於子乎望

董氏傳家錄序

國朝奮興朔方一時中州豪傑之士佐命歸誠宣智効力卒成萬世  
之業重臣大家封爵胙土爰及子孫距今且百年傳者或絕或微可  
歷指而數其蕃衍顯仕號獨盛者藁城董氏而已蓋其始由太傅趙

國忠烈公俊而興一傳太尉忠獻公文炳少保忠穆公文用太師正  
獻公文忠而遂大再傳而右丞忠愍公士元平章忠宣公士選太傅  
清獻公士珍旁及其餘伯仲之裔益遠益分迨今七世且二百餘人  
內而居政府臺閣外而在藩閫風紀州縣者不可勝紀真可謂盛矣  
愚嘗讀漢功臣表見其後多以罪廢甚者一再世而國卽除竊又有  
感於今之故其於董氏不能不爲深嘆也且董氏何以得此哉自其  
祖考以忠誠結主知毫髮機詐不入于其心當草昧驅除之時總干  
戈定城邑體好生之仁而不嗜殺至於嚴家法重禮教徵賢薦士如  
恐不及茲固足以爲垂後之基而爲之後者又皆莫不承訓祇德飭  
已好脩尙文而敬學凡聲色裘馬驕侈華靡之習所樂不存故居官  
守職多剛毅廉讓能以政業自表見是則天下稱董氏而他族莫與  
抗豈不宜哉今正獻公之曾孫監修國史府長史繪著董氏傳家錄  
謂諸公爲董氏紀載者有世譜有家傳固可卽是而考其本末矣然  
二書之所不及者亦不能無也乃以譜系列於前而復以墓道之碑

贈諡之制與夫行述諡議遺愛逸事之文纂輯比次凡傳譜之未備者於此有考焉予得而讀之因爲之言曰董氏勲勞在國史彼家傳世譜所以著其詳而今錄又加詳焉夫史臣之體程其巨細兼包互舉義存筆削其立法也嚴若夫孝子慈孫所以振揚其先將無所不用其極雖一言一行之涉於見聞者皆當並存而無遺所以隆孝愛之至情備一家之私記則雖詳且多不厭也長史之爲其有合於此義也夫使凡董氏之族覽之而朝夕惕厲以無忘先人之豐功盛烈繼繼承承與國無窮是編所載當不止是董氏之慶其可量哉長史屬愚爲序辭謝不獲故述其概於末而虛其右端以俟朝之顯而有文辭者焉

送蕭君祐奏差序

宣城予舊游去之十餘年矣父老故人猶念之不忘貽書千里外訊其安否或遇之他邦則亟見道往時難事太息予無及人之德也而何以得此堂堂臬司清流所居持風裁以主善類故區區者得少展

其志夫豈無所自哉數年前尹池之建德行部使者至予以伉直觸  
暴怒不測時蕭君君祐實從與屈掾伯昂力言其無他乃解彼怒者  
固不我知而二君之知我亦得之於宣城一時之免於禍非偶然也  
繼嘗作詩以謝二君而無因見焉君祐燕人也予來京師與之款語  
而益信其賢方以外艱服除奉中臺之命復之江東予心不能無動  
焉吁今之爲州縣者益難矣其人雜矣顧其中豈無介然自守第其  
所爲素與俗忤而又不能容悅以事人故其得禍最速非遇風紀之  
賢明者維持保護之其不殆鮮矣君祐推是心以往遇賢使者固有  
合不然亦有以佐其採察之所不及而救其舉措之不當愚方爲一  
道喜幸豈直以其私而已邪告行有期振策南邁敬亭宛溪悠悠我  
思父老故人有見問者爲我多謝

送浦江邑長官詩序

予讀漢循吏傳文翁至召信臣不過數人指其事而稱之者興學務  
農增戶口修水利弭盜賊人一事或兼一事不言其事者則曰奉公



廉平治行第一或言其民歌舞祠祀之蓋舉其大則細可略著其賢則實自見民之久而不忘則當時親戴愛慕從可知已若河南吳公治爲稱首僅附見序端何其簡而有法也後世頌遺愛紀政績者自農桑學校以至筐筥細碎無不具四善二十七最之目靡有遺動累千數百言而不已何哉浦陽趙君敬叔致其父老之詞曰邑長官世庸公慎密而寡欲者也爲邑三年民樂而安之其滿而去也爭爲之詠歌願得序其所以然者嗚呼州縣不易爲矣其不能爲者固謬而好爲者復失之赫赫之功難繼之事利興而害生愛之而反病焉者多矣去太甚罷不急禁擾煩相安於清靜是亦足矣豈必他爲哉善乎父老之稱其長官也慎則畏法密則盡心而又寡欲以爲之本言甚約而美實章雖循吏所列何以加諸愚旣因是而得長官之賢又嘉父老之質而不夸有古之遺意焉故書之以爲序

陳監丞安雅堂集序

至正二年七月某日國子監丞陳君旅眾仲卒於京師中書左丞許

公親率省部以下弔且賻司業王君諡予眾曰前是監官不幸者有之矣顧賻有厚薄陳君貧加厚可也於是輟餐二日諸生復相率出錢凡得五十緡合其家所得賻倍而贏若干以其贏給喪費謀歸葬莆中則道險遠君嘗愛錢塘山水將老焉囑曰葬錢塘可適參政馮公赴官浙省司業君以告公忻然許爲卜地西湖上乃以其錢四之一畀其家僦車船其三則委之馮公葬畢而歸餘貲焉後月馮公書來報悉如約嗚呼是舉也何其多義也湖廣行省參政蘇公時亦戒行囑某曰陳君所以致令名者文也文之傳則朋友之力也異時吾能使之傳子盍哀集之嗚呼蘇公之舉亦義也予卽訪于其家則其子多以借人留者必欲傳錄而後出久之始自南寄來大抵非完藁矣因爲之序次詩文等總若干篇釐爲十卷君以布衣起遐陬徒步入京師首爲平章趙公所知游中丞馬公學士虞公間而於虞公尤密其所稱道見於文字者他人不可得也諸公相繼淪散士大夫之望隱然屬之君不料其止此也予在南方時嘗讀君之文而愛之來

京始相識幸爲僚成均得朝夕接知君之於文用心甚苦功甚深藻  
績組織不極其工不止而予不能也嘗見予所作曰吾觀子之爲人  
孤峭迫急謂文亦當然而紆徐委折含蓄蓄思致何其不與吾意合也  
於是遂索觀所有予性恥表襮察君之誠不敢隱也君之學得於外  
舅趙大蓬名必曄者爲多必曄庸齋汝騰之孫有學行君早經指授  
故前輩淵源尤所習聞且言從事於文奪其志自今願以大者遠者  
共講焉予謝不敢當而二人之莫逆深矣官舍相近歸卽相過或踏  
月就談盡二鼓乃去自始病至甚憊未嘗間數日不見見輒談文義  
之外不及他也君之於予豈若眾人哉纂次遺文固其責也況重以  
蘇公之命乎因念諸公尙義之舉不可以無述併以予之與君相得  
者錄其梗概以識予悲若乃評其格製表其精華序而發揚之使章  
章不泯非蘇公而誰敬虛其右端以俟君之世系官位墓未有石諸  
公又豈能忘情乎敢併以請君嘗名堂安雅令予記之不果作今題  
曰安雅堂集庶幾其志云至正四年三月九日友生東陽吳某書

送杜宗元察掾序

詩不云乎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甚矣哉君子之難見也古之人有持風裁而高聲名者一時之士執其御登其門以爲至榮大幸是則詩人喜見君子之義聲應氣求物之從者固以其類哉風紀之司君子之所聚也其抑揚進退足以輕重榮辱天下之士亦君子之所賴也爲之掾史者與有斯責豈徒治文書佐唯諾而已哉其有出名家尙儒雅被服冲澹孜孜焉恂恂焉日夜以稽經術較文藝爲務所至必求賢士大夫與之游將以深培其本而大肆於用所志可謂卓爾不羣者矣寥寥此道間何闕焉而今於杜君宗元之來見之宗元之來浙東也所臨之邦實惟金華疇昔文獻之盛雖不可復見而遺休餘澤沾被深長後來相望猶未泯絕是以聞君之風莫不投袂思奮延頸願交者無他焉亦欲自附於君子之列耳此之好善也優則彼之修己也勵豈不交相遇而相成哉某在江東時識君於行部今相距不再舍而兩年間僅一見屬有幽憂之疾弗獲日陪冠佩之末趨挹



簡冊之緒綸而君復時時深念拊循而慰藉之自惟僻陋褊迫方爲  
流俗所甚憎若之何而不見棄於君子也君方升陟御史府辟命之  
下咸以爲慶而亦不能不惜賢者之去焉雖然吾黨之與相切摩者  
亦曰古道耳器識不高則所就不能以踰今人學問不充則所立不  
足以追古人而與之並宗元志於古道矣去是而羽儀臺府流聲實  
於天朝方將爲天下善類喜而奚於別之戚哉

### 送吳學錄序

教官選壞久矣未若隸各道者之尤甚也自屠沽負販以至賤隸雜  
色無不得假是名者可爲吾道長太息蓋數年前以司廩計者升邑  
諭郡錄或議其非而罷之當矣今之爲是者問其名則曰德行文學  
也晦迹丘園也吁德行不可詰也已遺逸之科朝廷所以待特起之  
士安用此委瑣輩累千百哉口口風靡廉恥道喪必有任其咎者而  
莫之敢言也里人吳履德基由天台直學爲衢學錄德基世儒家自  
少至長不廢挾冊若人而職教孰不謂宜雖然以德基而異於非儒

者未足多也要當異於俗儒而後可非惟異於俗儒也雖古之號爲  
儒而實則戾儒者吾與之異而後爲至爾德基質甚良行甚謹居北  
山之下先正遺文舊書多見之某於鄉先生之學雖蚤服膺而累於  
薄宦嘗有不獲卒業之嘆比年歸閑稍知紬繹眇微窺闔深密回視  
平昔淺陋鹵莽爲之內熱流汗欲強進自力則老病及之矣德基年  
富不離庠序今又無出內會計之煩而有優游暇豫之樂柯峰幽絕  
之墟攜束書而往讀焉以求聖賢之心洗俗學之陋將見充然而不  
窮浩然而有得涵養器業自致遠大何施而不可奚有於是區區者  
哉

送程知事序

三衢程國表調佐池陽幕過予而言日子嘗仕池習於池之故矣其  
有以語我來予告之曰行臺統漚東南而江東視行臺爲最近憲府  
之在宣城又不過咫尺間臺府之言朝發而夕達於下也江東數郡  
之政夕行而朝聞於上也是以百司竦然惡者懼以戢善者勵而修

公論之激揚視諸道尤速而先下曹宋屬稍以自見者其待之必有異也又況以儒而進者乎某才不能以踰人政不能以異人而趨走承順之節又萬不若人惟以拙誠代巧詐而已至於豪姦之謗誣權貴之觸忤謂必蹈禍乃有明爭而顯釋之者嗟乎其何以得此哉池當要衝軫節之所往來聲實尤易著聞今之仕者以適臬司臨孔道爲憂內慊故爾若吾徒則口何往而不宜哉國表聞之喜庶幾有合者然於其行也子又有公私之請焉池學饒土田陂湖奪於強有力者十之六七往子承御史命按覈半月間追復七百餘畝豪黨忿疾幾見中傷會以滿去則著于牘勒於碑俾不沒君起家諸生能無念及此乎此予爲吾道請也予在建德時植縣門建學崇化堂復官舍侵地作梅公亭清白泉亭沿山手植花木頗爲登臨勝處今去之七年興廢不可知君出行邑試往訪焉發揮溪山之精英一吐秀句饒諸千仞之崖異時幸予以爲尤寵尤幸之幸者此予之私禱尙識之毋忘





吳禮部文集卷十六

續金華叢書

題跋

陳森詩後題

金華陳森茂卿善爲詩年三十以死其友黃君潛訪遺藁無得追次所聞凡四十首爲之序反復致意且懼弗能使之傳余讀而悲之昔李賀早死李藩求集其詩訪賀親故或恨其負才取而棄之嗟夫有才不幸而又淪沒於俗善人之志終不可以伸已森之詩清峭刻厲聞其人恂恂不出門戶甚矣苦心思背世好不幸而止是也彼聞者將深悲慘痛尙肯并棄其詩而其存者抑何難哉雖然文章之於世軋於彼者此或茁焉固有卓然絕識之士遺之以不朽李賀之詩今知誦之伊誰之力也或又謂詩人多窮才者多夭此又不然賢者貴而仁者壽理之常也而相值寔難今夫世之老壽顯榮生無以踰人死無以垂後泯焉草木俱腐者爲不少矣以此方彼又何如哉詩以工而傳森詩誠工使得黃君數十輩風聲意氣曠萬里百世而相感

奚必借助於顯榮者而後能傳耶君又何懼焉嗚呼斯言過矣聊以  
申吾黨之志云爾

登瀛圖後題

文皇延攬英才當其開天策府時此十八人者已爲之用異時房杜  
爲元臣餘皆忠清英亮宏碩藻麗蔚然臺閣宰輔器計其相與討論  
非但文義之末而已愚嘗攷之史而竊怪許敬宗者亦在選中敬宗  
諂事武后附李義府殺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輩名污天壤間文皇  
固未料其晚節耶使此十七人而與之同列豈直鳳麟之於猥犬哉  
千載而下當有聲其罪而削去之者

洪範謝氏衍義後題

洪範一書有大禹之言有箕子之言自爲經傳其文甚明而傳注者  
昧焉孔氏以初一日五行止威用六極爲禹所第敘而不及其餘中  
又頗有錯簡先儒或是正一二而未究故讀者不能無疑謝氏章作  
衍義攷圖數之錯綜而推極其變萃經說之精要而發明其道可謂

用志於此矣但其開端之說引禹謨九功卽爲九疇謂範乃箕子所  
自陳因九功而演者其言曰六府繼以三事五行繼以五事九功繼  
以戒休董威九疇終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禹列穀於金木水火土  
之次箕子則專言五行而以稼穡歸之土之甘三事衍爲五事正德  
衍爲三德五事八政無非利用厚生之本五紀庶事莫非五行之順  
逆至其次序或有差互則若易先後天之不同其言灼有明證若合  
符契夫以二篇相望於簡冊之間數千百年習而不察謝氏獨能舉  
以爲說亦異矣竊有疑焉神龜負文禹則之而叙以爲疇若五行五  
事蓋以次第而定每疇之下又條陳其目若一日水二曰火之類皆  
禹本文自水曰潤下而降乃箕子釋經而爲傳餘疇皆然惟八政一  
疇獨缺爾且禹謨曰功洪範曰疇二字未嘗互見謨陳德政教養之  
事範著天道人爲之蘊範之體段固大於謨彼所云功者指其成績  
而言可言順而不可言逆可言吉而不可言凶若六極者亦可以言  
功乎戒休董威義主勸督九功之事曰休曰威雖與作福作威者類

此特指君之所得而爲福極蓋有君所不得爲而多係於天者矣使  
謝氏而曰禹因九數故功亦以九名而事亦出於範互相發則可直  
以爲洪範有數無詞大經大法皆出於謨是則不深攷禹經箕傳之  
過也昔南豐曾氏亦嘗謂謨言六府則範言五行六府次以三事則  
五行次以五事九功言戒休董威則九疇言庶徵福極帝王治天下  
其道未嘗不同嗚呼爲是說者非謝氏之比矣謝氏其勦以爲己說  
而故異之者歟故凡讀書者必先晝句段正文字辨述作而後義理  
可尋不然則雖善其說而攷證踈攷證踈則乖刺牴牾而不合不合  
則又何足以爲善邪吾鄉仁山金氏嘗深究洪範之說而定著經傳  
見於書表注今亦頗行於時愚不復述特辨其大旨又使學者知表  
注之爲有功云

題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後

樊紹述作絳守居園池記文體奇澀讀者不能句前代爲注解者數  
家趙仁舉出近時宜益詳且精余視之尤踈陋因爲是正數十條并



補其闕遺者著于右方按紹述文甚多鮮有傳是篇獨爲好事者蓄示詭異折僂淺以資笑甚矣人情之好奇也當有唐元和長慶間昌黎公以文雄一世從之游者若李翱之純皇甫湜之健張籍之麗郊島之寒苦巨細無不有而號稱險怪奇澀者詩則盧仝文則紹述惟韓子兼之故月蝕詩效盧銘樊墓用其體若將約其橫鴛屬其殘斷而矯其甚者夫韓子之奇奇之正也二子之奇奇之偏也文章貴不用意溢於正而奇出焉蓋非能奇之爲奇而不能不奇之爲奇也是作也出於自然耶其有意爲之耶識者其知之矣然昌黎盛推紹述謂其詞必已出至不煩繩削而自合文從字順則其他文殆不盡若此矣或曰子幾時人好奇復從而辨釋之不幾同浴而笑裸程乎曰非也周誥殷盤有奧義缺文焉彼誠不可以意通也而此也飾夷以艱襲昭以幽易常以異徐而察之則可見矣彼解者疲精竭力而猶惑焉則樊子豈非過人者哉

書韓幹馬圖後

明皇在御日久宇內承平畜馬蕃息內而帝閑外而諸監記志諷詠可攷也故其神駒駿骨往往而有一時曹霸韓幹輩復以善畫馬著稱人物之適相遭非異事歟吁開元之盛極矣凡天產而地生者莫不豐衍洋溢況於馬乎馬之盛而奇者出焉理固然也方姚宋柄國羣賢遞升名卿材臣不可勝數波及於一藝者特其餘而亦皆精妙絕倫非後世之所可及也夫人人事氣化感應相尋而至政治休明之効君上涵育之澤著驗昭灼蓋如此况夫治世之隆鳳儀麟出而比屋可封披堅執銳左右服御者莫非聖人之徒詎不信歟廣平王氏家藏幹畫流傳甚遠其爲真蹟無疑余獨尙論當世之故而重有感也豈徒賞好云乎哉

跋李息齋墨竹

文與可蘇子瞻仙去二百年墨竹一派今薊丘李公得之其用意命筆天趣冥會等而置之未易優劣也或謂三公在當時雖貴重而困悴流落亦不少竹詎能救之哉李公今方以此上當天意寵譽赫奕

抑榮矣愚謂士之用世以學術政業而藝事乃其餘三君子之道一  
致也然而過不遇有命也此君何與焉因覽此卷併識其語

四皓圖後題

子房招四皓定太子司馬公疑其黨子排父於通鑑不書朱子綱目  
著之而嘉其有合於納約自牖之旨至其序鴻鵠之歌則以爲子房  
特權其正且重者存之而爲是甚不獲已之謀二說交致其意而呂  
成公謂其有合於首止之義所以論子房者備矣愚何敢復演嘗以  
四人出處論之嬴秦流毒天下人孰不欲去之桃源之名後來始聞  
計其投荒遐竄深密惟恐不與世隔爾商山联接關洛近在秦楚兵  
爭之場隱居則非其地也身之隱矣人宜莫之知而謂帝不可屈致  
者則在當時魁磊之望甚接於人也蓋四人者負高世之才當搶攘  
之秋將以大有爲口時之不當而老之至也世有文王則若伯夷太  
公起而歸之而又義不奪於慢罵之主一時詞禮勤厚而其事則將  
以定天下之本亦非區區者是以果於一來事成計安脫屣而去不

知其終夫豈尋常之爲哉世之贊者雖僅得一二論其初節則直以爲辟世深藏之倫殆未知其心也近時保郡劉因名士也其題有云驅馳恨臣老辟世豈初心與愚之所言犁然而有合惜不及見其人而與之上下議論也

跋跨驢覓句圖

驢以蹇稱乘肥者鄙之特於詩人宜甫旅京華白遊華陰島衝尹節浩然鄭綮傲兀風雪中皆畫圖物色杜歸然詩祖忠不忘君不可尙已李豪而孟質賈寒鄭陋不但其詩人亦似之予嘗評其優劣如此第不知此卷所寫何人識者自能辨之

徐忠壯公事實後題

始余幼時聞里中徐爲著姓曰忠壯公微言之後少長閱宋史見其以建炎間死晉寧之難論者謂其攻禦備盡力屈不污與王稟死太原同科又知公生於衢與吾里壤地風氣相接忠勇挺然使談者不敢以脆弱氣槩亦偉矣欲從其家求觀遺文舊事以究其平生則皆



無以應者然其他族在西安龍游者猶盛一日其裔孫某携公事實  
來示予若銘狀傳誄及當時褒卹之典甚具旣讀而知其詳某謂是  
編曩嘗一再刊今不存將復刊以傳併以郡乘野史凡士大夫所錄  
與夫公之先世一門行業可攷者哀爲一編又以譜系附焉謂余盍  
有贊余惟忠臣義士蹈白刃死城郭封疆豈將以垂名計邪就使一  
時不見紀述堙滅無聞其磊落軒天地者固自若矧能言好義之士  
何世而蔑有邪忠壯公所立如此國史載之天下後世誦之伊誰之  
力也吾聞孝子慈孫所以論著其先祖者其心無窮子孫記之而後  
他人誦之宜也他人記之而子孫忽忘焉吾不知其何心也忠壯公  
之爲忠也其子孫能是孝也見其忠與孝而樂爲之稱道者秉彝好  
德之心也是編之成又豈一家之私榮而已哉

趙氏壽詩跋

人於富貴利達皆可以力致其不可以力致者有二焉曰壽曰賢子  
孫是也壽而有賢子孫者鮮相繼而壽又相繼而有賢子孫者尤鮮

夫人之生美惡厚薄稟於天惟善可以自致然善而獲報則亦天也  
兼其美且厚者而食其善之報固造物之所靳哉廣平趙慶甫嘗爲  
運司幕官退而老於高沙之上今年八十高沙之人士相與爲詩歌  
以頌公先是慶甫之尊翁八袞時其鄉之貴公名士亦有頌美之作  
至是而再見真盛事也慶甫之孫仲敬爲南臺掾以今所得詩求草  
廬吳先生敘之繼而作者未已復以命予予知趙氏之再世之壽覽  
諸公之稱述觀其家之慈孝又知其累世而賢殆所謂稟之厚美而  
積善之獲報者歟雖然余因是而有私感焉予家先大夫壽九十今  
予之親且八十矣比嘗迎以來而意輒不樂日夜念鄉井故舊竟舍  
而歸區區微宦不能使其親志娛而心安尙何以爲子予祖父之壽  
幸與趙氏同而視仲敬之所以榮其親而耀於時者百不逮一俾叙  
此卷豈不愧甚矣哉

金蘭庭詩後題

蘭亭先生金君名似孫字叔肖先世在宋爲富家其父之焱字仲華

由太學舍選登淳祐七年進士第官至工部架閣嘗考試吉州文山  
出其選文山領兵赴杭州過蘭溪以里第故戒軍士無一人敢登岸  
者其尊嚮可知也君少雋敏彊記工舉子文科旣廢遂一用於詩清  
新警拔有思致善諷切人世改事殊衣冠喪氣里中暴者挾威恣睢  
愒君甚君終抗不爲屈又傲俗寡交好使酒多與人忤蓋所負素高  
故也旣鬱不施家事益落感激憤悲益發於賦詠間歿纔五十有一  
予先祖自架閣公時繼館其門君實嘗受業緣是後遂爲姻家吾祖  
晚年舍君遂無與言者不數日必相過過輒命觴笑談酒酣雅歌或  
散步郊郭間竟日留連小子未嘗不操几杖從少長學爲文辭每見  
輒勸之今猶能追憶其言也君沒時子尙幼故書遺藁皆散軼予家  
所有唱酬者無幾獨知于介翁集爲全然依韻盡和非涉自然今選  
爲若干首而以他篇附焉嗚呼士之傳世功業文章而已功業固不  
待文章而傳特窮微在下文章雖善不幸而泯沒者多矣若金君之  
自負其才不屑干俗殆古之所謂狷士其詩觸事感時豈不足以自

附於風人之列而今鄉人道之已少更數十年將併其姓名莫之識  
豈不甚可惜哉余非能張而大之念累世事分之深其僅存而可傳  
者不容棄絕於予是亦義之所當爲也異時采民風述郡乘尙論吾  
鄉人物者庶有攷於斯焉

桃源圖後題

昌黎韓公有桃源圖詩則是圖已著於唐其詩首云神仙有無何渺  
茫桃源之說誠荒唐末復云世俗寧知僞與真蓋未以陶翁之言爲  
然且古今所傳避秦者茹芝之老採藥之女入海之童往往不少桃  
源事未必無特所記漁父迷不復得路者有似於異境幻界神仙家  
之說此韓公之所以不能無疑爾愚觀陶翁氣韻淳古寤寐羲皇遭  
罹叔季慨然篡革之際可感者何限異時所賦路若經商山爲我少  
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慕向且如此計其於桃源固所樂聞  
願言高舉於此可以知其心而事之有無奚足論哉評是圖者試以  
愚言求之



邵氏今是堂藁跋

吾鄉先輩宋南渡後如邵公困應公鏞特深究經學邵於易禮記應於易書禮皆有論著成書邵卽朱子集中所稱長沙博士以張宣公三家禮範及公釋奠儀式刻之學宮者也余嘗見應氏書約義及於衛湜禮記集說間得所引一二他則未之識淺陋竊自愧二家子孫或謂無傳者意其闕之爾不然豈不甚可惜哉今是堂藁者邵公所著也其曾孫均示予往往賦詠牋記之作該洽贍麗皆可傳誦因葩藻以驗其根柢則公之學之蘊亦可得之於此矣又知朱子在湖南嘗荐之有云文學自將誨誘不倦者夫其親遇已知如此尙何恨於仕之不大顯學之不盡用耶邵氏由今是而益盛世殊事改流風就泯是編均所訪求云得之蕘豎之手者方困悴中哀纂甚勤懼貽後之弗繼藹然孝子慈孫之心可厲薄俗倘易禮二書存盍併廣其傳今是之不朽不在茲歟

跋東萊手書張孟遠序

朱子贊呂成公云一身備四氣之和狀公之德最盡百世下宛然如親見焉嘗聞公少年頗嚴急因讀論語躬自厚薄責於人章氣質變化德量寬弘其自治勇而所養純可知今觀送張孟遠序盛稱其橫厲超軼明雋閎達道古今角詞章顧以爲弗如而其所以自況甚謙約意若不滿於張者豈其恃才負氣而不適於中和挾記誦文詞之習而未能進於道歟得公之言以藥其病其受賜也厚矣夫世之病是者多倘獲觀是篇而受公之賜亦孟遠有以發之並受孟遠之賜也愚忝公里人沐麗澤遺教輒以所見附于後不自知其當否也孟遠名杰衢人張漢伯澄之孫漢從韓世忠討范汝爲戰死者孟遠師汪玉山嘗見張魏公公奇之復從朱張呂三公游後上書忤趙雄宰安吉大水蠲民租額守怒上章求避孟遠亦請祠遂不出其人亦可尙也

跋李安忠畫家鼠盜果

徐崇嗣嘗畫茄鼠圖今李安忠畫鼠啖荔支蓋同一機軸世之可畫

物甚多而彼乃用意於鼠亦異矣使觀之者變憎爲玩豈非筆墨之妙足以移人也哉

東坡贈巢谷詩墨蹟

春雨如塵暗云云

蘇文忠公贈巢谷凡二詩此篇與元脩萊是也皆元豐六年在黃州時作吳興施元之及其子宿吳郡顧景藩同注公詩後出頗精篇中第十六句作寒蟬呻此作寒蛩又云今成都府治石刻一瓢字作一尊乃元祐間所書者如此則公手書是詩非一豈其不忘相從憂患中故耶覽卷使人想其風槩

題謝君植吳立夫詩詞後

延祐庚申冬余北上過彭城黃樓故基俯汴泗交流四望青山逶迤殘雪參差孤城低黯問戲馬臺何處同行吳立夫喜爲詩弔古相與誦蘇子由黃樓賦文文山彭城行爲淒然而罷後三年之淮東泊舟京口遇故人謝君植飲酣同上北固多景樓時雲物晦冥風起浪作江中來去船千百遠若凝立不動者望維揚隱隱淒涼滿目君植善

樂府因舉辛稼軒姜白石舊賦一二閱悲壯頓挫使人涕下不自禁  
倏忽十年思二友未卽見一日閱故紙得所寄他詩詞聯綴成卷念  
昔遊所欲賦援筆記此倘二友有作必能道余所不能言感慨激烈  
與古人爭雄異時庶幾見之

劉漫塘語錄後題

漫塘劉先生德行文章師表當世小試合長顧時事方異卽遠引高  
蹈其後雖諸老極力招致亦不變其志抑偉矣某來宣城獲觀學宮  
所刊語錄而先生之曾孫善餘亦僑寓是邦出所藏除藉田令直秘  
閣領祠官特授將作少監諸告身及袁公甫撰墓銘太常考功謚議  
讀之凜然起敬獨恨全集未見爾語錄者王使君遂得之於先生之  
子女進哀集家庭親友所記序稱十一卷今十二卷第三條論作詩  
文云云注已下疑可削字此條詞旨鄙淺無乃增益者非歟然第四  
卷二十八條所云亦此類皆當在所去也其論欲學聖賢且學孟子  
則與先儒孟子才高難學之旨異而謂程子氣質之性氣對義理字



質對性字之性字贅竊謂程子以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對言正大  
有功於論性者不知何故爲此說也生晚無從質正姑識所疑以俟  
質十二卷第三條作時文云云如街市旋蒸熟賣糕第四卷二十八  
條作文字結尾要有新意如作雜班末後令人歡喜

古三墳書後題

古三墳書一卷宋元豐中毛漸得之唐州北陽民家紹興中沈斐刻  
於婺學近歲大板不存予從張子長假其書讀之所謂三墳以山氣  
形爲別以伏羲連山神農歸藏軒轅乾坤易合其目墳各有傳又有  
姓紀皇策政典之篇後序稱天復中青城山裂石中所得不云何人  
亦可疑矣仁山金先生謂周官外史雖有三皇五帝之書未聞墳典  
之名倚相所讀或別有異書爾序以堯舜有二典遂引三墳五典配  
三皇五帝反滋紛紛伏羲之書莫大於卦夫子從而翼之倘炎黃之  
書存安得而不錄後世農家方技及老莊書所載往往傳述失真近  
時三墳書出張商英家且古易既有六十四卦安得又有三墳龜山

嘗辨之此以理而推其僞者也三墳漢藝文志已無傳隋史載劉炫  
撰書百數卷題曰連山易子長謂此書卷題不同亦非炫所撰者天  
復乃唐末號去之二十年一旦復出裂石所得尤涉怪誕按晁公武  
云張商英僞撰蓋得其寔矣旣明其僞固不足深辨畧舉一二以見  
撰者之謬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先  
儒不知先天之義故多誤解今其言曰混沌爲太始其數一一爲太  
極天地之父母一極易天高明而清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爲天地  
之變太易之數二二爲兩儀陰陽之形謂之太初爲天地之交太初  
之數四四盈易四象變而成萬物謂之太素爲三才之始太素之數  
三三盈易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備也其言顛  
倒錯戾漫無紀統而自比於易可乎夏書政典云云先儒皆以爲指  
羲和林氏獨謂上文邦有常刑干先生之誅文意已足此乃戒吏士  
之辭故金先生表注因之其說正矣豈區區摹擬傳會者所能知哉  
且諸儒皆不信其書而毛漸沈斐特信之亦好奇之過爾斐亦衢人

字文伯嘗爲婺校官著春秋比事陳亮序以爲湖州人陳振孫謂湖有沈文伯名長卿不名斐今因此書題識知亮誤也因併記之

百丈山鍾氏田券跋

百丈山在洪都爲名刹有田若干故鍾傳業也傳起微賤遭時稱雄擁數州地區區土田再世已不能守向使散落民間誰復有道其名氏者乃今得託名山以傳豈非幸耶東陽輝尊師閱視故券整比而表章之參政耿公文叔序其事甚悉愚嘗一至西江識公其人寬厚長者言尤可徵此軸又遂爲山中之寶物之係其所託者如是亦可有以有感矣夫

歐公書州名急就章跋

漢黃門令史游撰急就章多古語古字顏師古注之朱子嘗校其文而近時王應麟復補顏注甚悉歐公州名急就章一時以文爲戲而音韻協比別出新意亦奇作也公嘗修五代史著職方考列州名於上急就之作其肇端於此乎其文雖少而該括甚使有爲之著釋者

豈不勝於他地域等書顏王輩人今豈無之耶

潘觀我所作葉審言字辭跋

審言主簿將之官晉江過余蘭臯持其冠時鄉先生潘公所作字辭見示審言惟不忘家庭之訓與其執友之言樞機之發日慎一日式克至於今茲也矧蒞官臨民規條萬端約而攝之又豈出於謹審之外審言固將益充其持守之功而坐致夫敬信之效矣予家祖父獲交於菊莊先生而審言與予契分彌篤見其家所藏前輩片言隻字無不得觀而此紙特未之見潘公自云辭倣蔡忠惠公今觀其字亦如之考之嘉祐間蔡公書授其子旬正泉州安靖堂者晉江隸泉城審言往焉以挹其高風祝頌稱願之辭殆有先兆非偶然者因喜而書之以識別云爾

趙子昂書東坡詩

東坡先生月夜飲酒杏花下詩風致流麗神情洒落子昂每愛書之其平生有契焉耳予評趙公之書當如蘇公之詩不知覽者以爲如



何

鮮于伯機書太白

大德丙午某侍先君應奉在仙居邊尹世安出所得詩一軸示予中有此紙愛之因求以歸太白詩不待贊矣伯機所書適勁奇逸尤其得意者時時把玩諷敬亭山之句知屬宣城而初漫不之省也後二十年當泰定丙寅予爲宣錄事歷五年而去山有斐公寺梓華神祠蓋禱祀所數至因得窮極幽邃道口書堂寺黃蘗泉在高林窮谷間每因送迎輒憩其旁竟日而返居城中出門卽與山直朝夕在目中所謂相看不厭者真成先識人生行止豈不有定數耶予嘗覽觀圖史知天下名山川處比南北數千里行所歷無幾異時天啟其逢畀我奇觀豈直敬亭而已哉

東坡二帖

右大蘇公手筆前一帖爲陳輔之之書也後一帖慰黃寔師是狀也輔之丹陽人每歲上冢金陵必至蔣山訪楊德逢所謂湖陰先生者

嘗不值題詩於壁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  
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德逢稱於荆公有尋常百姓之戲公亦有  
詩贈輔云南郭先生比鷓鴣年年過我未愆期休論王謝當時事大  
抵烏衣似舊時正指此也當公用事時閉不與通及退歸復從之游  
因坡公稱此亦知其爲人又坡與之帖云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  
有不起之憂若得少駐復與故人一笑又出望外此在毗陵屬疾時  
時輔來訪其於蘇公亦甚惓惓矣師是本末集賢袁公熟聞之奉化  
黃氏者跋已悉按師是母章碩人惇其舅也子由官陳州由是師是  
二女皆爲其子婦适遜所娶是也哲宗嘗欲召用林希以是沮之終  
寶文閣待制知定州而卒輔之雖遊荆公而尤厚於蘇師是雖惇甥  
而與蘇姻至是斥於其黨二人出處不同而尙德守義不爲勢利回  
邪變易其賢則一而已敬仰高風因識其後

跋趙子昂帖

子昂學士自其尊公去吾里久既自著其望爲吳興矣觀其答陶士

元書旣以得叙親戚情話爲慰又以見柏燭鄉物喜不自勝藹然桑梓之情猶足以厲薄俗獨恨晚生小子不及一識面耳

吳存吾書

存吾先生墨蹟予在宣城閱視旣多嘗評其秀勁似顏魯公蔡忠惠奇逸似米南宮至其高處時出入章草二王亦近代之絕此幅醉墨怪豪神氣飛動趨乎畦徑之外可喜可愕尤與常所見者不同也所書詞乃康伯可雪夜促蘇養直赴溪堂約者一本揚花作梅花月破黃昏作月滿前村說者謂楊柳一物黃昏與夜意重複愚謂前說是矣黃昏字用林和靖詩語意非指夜也改句不逮遠甚又有改江爲溪吹下紛紛爲飛下同雲皆陋語耳

杜端父墨蹟

杜氏世居吾鄉之紫巖諱汝霖者字仁翁學於安定胡公嘗爲李公擇所稱其孫陵五子旃伯高旃仲高旃叔高旃季高旃幼高伯高登呂成公門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父咸稱其文淳熙開

禱中兩以制科薦有橋齋藁仲高占湖漕舉首吳獵楊長孺與之善  
著杜詩發微癖齋藁孫德之爲序叔高嘗問道朱子與辛幼安諸人  
遊端平以布衣召入秘閣校讐季幼文皆相上下幼有碎裘集葉正  
則序人稱金華五高而伯高爲最旃子去僞旃子去輕旃子去非旃  
子去華亦皆有名守臣趙汝騰嘗薦去僞請官之其子濬之若川明  
春秋領鄉貢易世後感激自悼矯行晦迹寄食西峰僧寺而終自汝  
霖至濬之六世仕雖不顯而文采聲華聯襲不墜亦吾鄉罕有也此  
帖乃去輕手筆蓋先大父碧溪翁之友愚幼及見詩帖尙多今存者  
止此當宋季士競習舉子業而杜氏一門子孫咸尙古文今里中殘  
碑斷碣可見者悉有家法下至字畫亦異此紙尙存深得山谷老人  
筆意要非不習而能也愚嘗覽朝野雜記杜旃誤爲杜福續郡志者  
又泯其名今遺澤旣斬傳裔殆絕矣每惜其片言隻字輒取而錄之  
於此又因詳著其世及所見聞庶來者尙有考焉厚齋者李鏞伯韶  
括蒼人僑居金華甲下字缺考其詩當是甲子云



題子華子後

子幼時見鄉校壁間石刻朱子與杜叔高書稱子華子非常可笑者  
識之而未見其書後購得而讀之又考朱子疏辨其可笑之寔竊悼  
夫爲是者之枉錯其心也朱子以書出越中恐王銍姚寬所爲晁公  
武以爲元豐後舉子所作蓋因其中多字說淺繆也愚謂其僞之顯  
然易辨者孔子遇程子傾蓋見家語子華子說韓昭僖侯見莊子戰  
國去孔子世遠二人而合爲一苟以莊子爲寓言則陸德明云魏人  
者必非妄也永嘉葉適最信尊之至怪孔門弟子無記者孟荀漢唐  
之士皆以爲異說望而棄之適於古文可信者往往摘抉譏訶而於  
所不可信者獨堅亮而深取之不識其何說也二後序一稱默希子  
默希者唐南岳道士徐靈符號嘗注文子卽其端所謂訓解通玄經  
者蓋其人以是書至唐始出故依託爲之又云讀呂氏春秋見子華  
云云今第二章丁氏穿井得一人之說卽呂覽所載剽掠之驗也其  
一稱釣磯叟者辨今書沒昭僖侯一則其意又使人致疑於莊而證

其爲寓言又以實其編離簡斷非全書之語尤爲狡獪善眩而孰知夫  
人之終不可眩哉輒因朱子之言而撫其遺

道冲師書山谷煎茶賦

癡絕禪師道冲蜀人也書山谷道人煎茶賦當宋淳祐中傷蜀殘破  
至於泣下夫其置身方外猶不忘國家之戚非直鄉土之思而已使  
當時士大夫見之能無感於心乎

范元卿詩帖

此吾鄉范端臣元卿舍人書也元卿問學洽該詞翰奇逸豈惟負才  
過人蓋內而父兄之漸摩出而與紹興乾淳諸賢游亦一時之盛也  
和詩稱三一叔者名津字茂通香溪先生浚字茂明通之從弟而元  
卿父謂載茂則香溪之兄也詩有蠻雨瘴烟人歸隴北之句蓋元卿  
以乾道庚寅守晉康癸巳出嶺此當在其後也與德章秘校帖乃是  
中陳氏元卿屢和其詩見蒙齋集云

北山遊卷跋

右北山記遊詩文一卷金華葉謹翁審言烏傷黃潛晉卿蘭溪吳師道正傳東陽張樞子長釋無一之所作也自至大庚戌距至順癸酉二十有四年間凡屢遊五人者雖不必俱而遊必有作妍唱導前清和繼後或覽勝發奇或因事紀寔凡登臨之美朋從之樂懷賢悼古之感所以攄一時之興而不泯於異日者悉於此乎在矣靈源草堂輝禪師及其弟琳公博雅好文凡吾徒之作前後哀輯無遺者出示予遂繕寫成卷而復歸之草堂因念始遊時審言年未四十爲最盛晉卿次之師道與一公未三十子長未二十也今壯者老而少之齒已過於昔之長者矣其間儒墨之異歸出處之殊致佚勞欣戚之不齊可感者何限而幸相視無恙履屣之力尙彊夙好不渝泉石之樂如故豈偶然哉更二十餘年不知當復幾游而所得復幾篇僕尙能屢書不一書而已也

題潘默成贈方仁聲詩後

學道悠悠未見功敢言凡質有仙風他年一鉢江湖去先向茗溪訪

葛洪此默成潘公送方仁聲詩也前有序云公吾里人客寓吳興神  
情散朗如晉宋間高士晚得官無仕進意築庵西溪名曰雲茅以衛  
生養性爲事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凡二百餘言稱重甚至真蹟  
藏柳道傳博士家按方公名勾當政和乙未年已五十是時士之稍  
以才藝名者有歧路可競進而超然高舉如此豈非賢乎所著泊宅  
編十卷行世泊宅在烏程相傳張志和浮家泛宅之所因號泊宅翁  
蓋志和亦金華人而寓吳興者二人志操出處畧同真足以相配而  
無媿顧世罕知之或以爲嚴灘人者未之考也



吳禮部文集卷十七

續金華叢書

題跋

羅隱甲乙集讒書後題

右羅隱昭諫甲乙集上中下三卷讒書五卷淳熙中知新城縣楊忠濟所刊者予嘗覽唐摭言載隱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衮倅姚公使兩浙贈以詩有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遊隱答云云今集中無之按陳氏書錄稱甲乙集十卷與此不同疑此非詳本又有後集五卷湘南集三卷及淮海寓言今皆未見無所考也虛谷方公引方輿勝覽取杭州圖志謂隱光啟間爲錢塘令辟掌書記爲給事中遷發運使皆錢氏除擢而歐陽公吳越世家乃稱爲鏐賓客以爲疑愚考晁子止云隱舉進士不第從事諸鎮皆無合而歸錢鏐辟掌書記歷節度判官副使奏授司勳郎中梁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行魏博羅紹威推爲叔父表荐給事中卒據此則表荐爲給事中乃紹威非鏐也而隱說鏐舉兵討梁正爲鎮海節度判官時事方公皆不之

考況世家書隱爲鏐賓客乃鏐未爲節度使景福二年以前其辟掌書記必在後地志所傳豈足據以爲信邪吁世之稱隱者類以爲詩人見其所著亦不過以爲不遇而憤世者耳而孰知其義不臣賊之意凜焉古烈士之風偉矣哉自羅弘信厚事全忠紹威旣臣屬之全忠以一女妻其子紹威卒於開平四年給事中亦梁命也與諫議大夫之名何異而謂隱從之乎撫言所謂不起者得其實考其年歲亦合可徵無疑愚故備書二詩以附今甲乙集之後而著其說如此庶幾隱之志益以明而世俗傳聞之謬識者必有所折衷矣

東峰亭記後題

馮宿拱之東陽人在唐有顯名韓公嘗與之論文則其文亦槩可知所作蘭溪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修辭清麗叙述有法釋乾覺書亦佳靈隱今爲聖壽寺亭在其東偏舊置碑學宮背刻嘉定中朱呂二先生祠記蓋亭廢久矣石斷爲二相傳趙氏子自負博聞或以問之不能對怒撞之中殘缺凡五字今文粹本多異而義舛參校以補其

四他悉從碑定錄焉獨邑宰洪君名亡適當碑首行最下處字滅非  
斷裂致然紹興時洪遵脩東陽志已云無所考矣按蘭溪自唐咸亨  
置縣歷五季而宋凡數百年其間豈無賢令若拱之之稱洪君在當  
時爲曹成王臯盧羣所知則其才其政信有過人者又託顯人之文  
以傳而竟無傳惜哉然洪君之名雖亡而實不泯則因馮文而著猶  
不亡也吾邦紀德頌政之碑非無大書深刻顯列姓名者而顧無一  
人道之則其幸而存曾不若不幸而亡者之爲美世之是非未嘗不  
公也而又豈繫其文哉使凡爲吏者修其實而不務乎其名則碑之  
有無皆在所不論奈何其爲之者之不已也吁盍亦因是而知所做  
乎予又嘗攷郡志令洪君以下有張綢周顯德中有陸光餘皆無紀  
近世壁記未亡時聞長老談其人者遠則舒邦弼江文衡近則孫度  
高參不過數人是數百年間所稱道者僅止此可勝嘆哉因併記之  
以示來者

趙彥衛補定安公紀後題

江陰趙彥衛作西漢定安公紀補首書元年四年書策命孺子爲定安公五年止十八年每歲首書公在定安其說以爲孺子雖幼實係大統公在乾侯聖經可法意亦美矣愚按通鑑綱目於莽篡之年注新莽始建國元年蓋從篡賊干統正統已絕之例意以孺子未立而廢不得以係統也按孺子嬰宣帝玄孫楚孝王孫廣戚侯顯子固漢之近親非若呂后取他姓子比矣太后臨朝稱制莽居攝踐阼改元居攝又改初始則孺子雖未正帝位固已爲天下之君矣莽廢之而猶存莽滅而復爲漢若之何絕之哉又考序例云正統雖絕而故君尙存則追係正統之年而注其下唐武氏例是趙氏補紀殆類此但其書法則有可議者不稱居攝初始直云元年三年則失其實矣莽以平原安德潁陰高玄丘凡戶萬爲定安國而以大鴻臚府爲公第居之則書公在定安亦爲失實矣定安公乃莽所加號今旣正莽之罪豈得仍其號乎竊因是而思以爲綱目所書宜自初始二年下注新莽始建國元年初始三年以後下注莽年如前遞數而書孺子在



京師仍其故稱恐庶幾得之或謂孺子纔立時二歲至莽滅前一年已二十歲尙得稱孺子乎且更始旣立當仍係孺子之年乎抑據更始之年而注孺子之所在乎其後方望立嬰爲帝而玄滅之則書此又當若何曰孺子者幼稚之通稱周成王十三歲嗣位二十而周公還政猶稱孺子王此不足病也孺子係統蓋欲正新莽篡竊之僞明劉氏之未嘗絕耳諸將共帝玄而玄遣兵誅莽其事自當係玄綱目以玄不成君注漢帝玄更始元年處之當矣方望事在光武建元元年其書今當云方望以前孺子嬰稱帝於臨涇玄遣兵擊斬望嬰併遇害云

姚氏校注戰國策後題

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注讀呂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宏知其亦注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懋朴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

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薈萃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  
正者悉注於下因高誘注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  
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爲無補蓋晉孔  
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尙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耶考其書成當  
紹興丙寅而鮑注出丁卯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注說讀者眩  
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絕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今題伯聲  
甫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爲刪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令憲  
令則皆顯于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有寶慶字已百餘年  
物時有碎爛處旣據以校鮑誤因序其說於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  
者猶及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

宋高宗書東坡遊徑山詩濯字韻

宋崇寧宣和時蘇學有禁今德壽皇帝乃取其詩親書之一時好惡  
如此而廢興大故尤有足慨者矣

山谷老人帖

山谷老人贈筆工嚴永帖蓋在戎州時公嘗手書煎茶賦云試嚴永筆卽其人也此紙乃摹本後有杜氏縮印章縮字季陽仕至知英州其祖父與正獻公爲兄弟縮好法書名畫見王洋字勑所爲墓誌此其所摹者也黃公好書故筆工姓名往往見詩帖如元道寧吳希照林爲之張通輩可考也夫善書之得佳筆猶良工之用利器應心順手是亦一快彼謂不擇筆而妍健者豈通論哉他如蔡忠惠之記諸葛漸蘇文忠之取吳政父子朱文公之稱蔡藻三公皆深於書故爾吁一技之精猶獲附賢者以不朽况其大者乎

湯補之畫梅後有一紙書東坡詞贈彭筠

清老

清夷長者子書字學歐陽率更如睡壁軒記之類尙可見此幅大字氣韻淳古而蕭散兼之殆欲突過唐人以上尤可貴也彭青老亦安成名士與王盧溪民瞻輩遊寫梅書詞非一時蓋後人所聯合梅之妙不待贊矣

潛虛舊本後題

某少好占筮等書嘗購得司馬公潛虛附以張敦實發微諸論者不知何人所刻其書完具無缺意爲善本也又得里中孫氏寫本蓋提刑公憲文故物紙背有梁克家爲福建安撫使韓彥直知泉州時手書名當時往來書札也於是百五十六年矣特愛之甚見其文闕因以前本令學子補書之後數年讀朱子跋張氏潛虛圖記所得范炳文別本首末乃知完本爲贗書赧然流汗愧前日之輕率而增加猥雜不可削除以爲大恨因與許君益之言之君遂出藏本亦闕文者歸以參校用朱子法非其舊者悉以朱圈別之仍全錄跋語於卷後以識愚之愧恨又以示兒輩俾之廣見聞慎取予而毋蹈予之失也按朱子所記行變解之數此本亦不合未有所考特命圖之後跋語之前一條凡例二十六字記占四十三字注六字所謂命圖之關紐占法之變者此獨有之而許君本亦闕則此本豈范公所傳之舊歟因鈔二條示許君而併記其說於此云張敦實徽婺源人其鄉有刊本潛虛完書又聞昭武有良齋謝氏所注釋未見



家則堂詩卷後題

士大夫當廢興存亡之際而能秉節守義歸潔其身爲清議所予其  
言論風旨之存者人固望而寶之在宋之季則文天祥謝枋得之詩  
章與家公之春秋義說是也屏巖張先生在京師得公所寫贈詩有  
若干篇藏之家其子樞哀以爲卷且推明古昔行人之義以贊我朝  
待公之有禮而成其志是皆民彝世教之所關者予觀家公故宋大  
臣遭危履艱而制行卓然固不可及張先生以大學諸生從主北遷  
例得拜官或因以致通顯先生顧以母老受鄉郡教授歸年四十旣  
辭祿謝事從容去就亦無愧焉君子之所予以其類則家公之惓惓  
於先生也宜哉讀其詩想其時風羈雨繼飲泣相顧麥秀之歌其聲  
悽然使人悲而不禁也鍾儀之操越石之吟其志皎然使人悚而起  
立也吁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鮮于伯機書贈弟桂手帖

中原大儒遺山先生嘗云有神降一  
士人家降筆書云欲求聰明先須積

學欲求子孫先須積孝桂積  
孝矣學未致力也兄樞書

欲求聰明先須積學斯言是也欲求子孫先須積孝是有爲而爲神  
言吾不取也夫知學者必知孝知孝而不知學先儒所謂無以考聖  
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政慮是爾鮮于公勉  
其弟以學學其可少哉

馬氏家譜後跋

汴宋自建炎渡江中原士大夫多從而南今世易運殊且二百年子  
孫有存而能追記其先世者幾何人哉徽婺源有馬氏權氏掌氏魚  
氏之族或存或微馬氏有名臨翁者見予出其譜知爲吏部員外郎  
直龍圖閣邊之裔遵子咸咸子修己修己子偲皆明醫法偲始南徙  
者也偲而下六世至臨翁皆以醫稱於鄉臨翁與子言能歷歷道其  
所治療及故家遺俗事使人慨然太息人之稱世家者以宦以學以  
藝爾三者之中世學者最鮮世宦或一再傳藝者再三傳則人以爲  
難而馬氏之傳且八世禮不云乎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况於八世者  
乎非其陰德之積厚不至是也由臨翁而益培之繼者又未艾也

鮮于伯機自書樂府遺墨

鮮于伯機父遺墨世方貴重此卷雖不著題識望而知其爲真也樂府詞亦其所自作前二首道退居之趣恬淡閑雅有稼軒遺山風後無題一首規模香奩花間豔麗而媒非莊士所欲聞然古今詞人極意以爲工者往往若是豈獨伯機父哉

跋輞川圖臨本後

王右丞維輞川圖旣屬之李趙公後傳南唐建業文房宣和譜已不復有世所見者往往臨本也今觀領軍趙侯孟威所藏亦甚精絕可玩彼真蹟當何如邪予嘗論維文詞清雅風度高勝超然山林間疑非世之人矣而居位顯榮汙賊不能死適累是圖惜哉昔劉蕡無言嘗以麗紙寫維詩并裴廸所賦謂裴在唐無聞而詩與維抗衡其人亦可以想見予謂廸之不嬰世故高蹈自全賢於維矣因覽是圖竊倣劉意寫附其後而評之如此若其筆劄之拙陋不逮則非所計也

定武蘭亭跋

友人示余禊帖云得之天台故家紙墨甚古末多宋賢題識鑒者謂定武本無疑予嘗記昔人言定武本所始或以爲宋景文得諸伶人孟水清或以爲韓忠獻求於李學究李別刻本獻後宋公始購得之其說不同而咸謂出慶曆以來今此卷題天聖丙寅重裝則尤出其前以爲留民間時所傳則端右字雖模糊而帶流天字殘缺乃薛紹彭所鑄者不應在前也觀范文正公題云才翁東齋圖書嘗盡覽焉才翁當是蘇舜年不明指禊帖後諸公皆然竊意此必他有所指而洪公景盧跋語乃明爲是帖發耳歲久散逸竄錯不可稽恐覽者或因是致疑於善本故表而著之

王魯齋先生父仙都公澣所書碩畫後題

古人之用天下其考觀成敗得失毫髮不差而圖畫之方設施之序未嘗不豫定於胸中不然則不能以有成矣魯齋先生之父仙都公嘗手書武侯見先主下至寇萊公出師瀘淵八九條名之曰碩畫皆南北分隔之時攻取制勝之策公自有所見非後學所能識也嘗聞



魯齋早慕武侯熟規天下之勢議因蜀取秦以俯拾中原今此畫首武侯是亦家庭講聞之一驗惜乎其俱不得試也所謂考觀而素定者徒見於此而已楊雄諫止單于朝書有石畫字鄧展云石大也則與碩通公當是取此

仙都公所與子書

此時魯齋年方七歲

魯齋先生之學世有自來矣先生大父崇政講書直煥章閣致仕諱師愈事龜山楊公後又從朱張呂三公遊朱子誌墓稱其有本有文者也父朝奉郎主管仙都觀諱幹執經朱呂之門克世其學此其所與子書莫非小學書少儀外傳之旨也先生生慶元丁巳嘉定辛未甫及大學之年而仙都公卒所謂未及聞詩禮之訓者指此也先生負才英偉少卽欲以天下用其身年逾三十始知家學授受之原一日讀論語居處恭執事敬而有警歷扣考亭門弟卒得北山爲之師焉夫其養蒙於涵濡之素而就正於一變之餘則賢父兄嚴師友之功豈可少哉輒因是帖妄論先生德業之所以成庶幾學者知所慕

效云爾

潘默成醒醉帖

默成先生喫酒真蹟戒酒文墨本葉君審言合爲一卷題之曰醒醉帖予讀之其喫酒也以杜門養病他無所需惟醉鄉之爲快其戒酒也以病渴由酒故悟千金方之言暫止千日夫酒能蠲病亦能致疾先生之或飲或止皆以病故蓋攝生之宜也若其懼定力之不固而矢詞於聞思大士則異乎吾儒者爾黃太史作發願文痛戒酒肉後復食飲故二公此事正同夫制欲而不累乎物雖佛學無不與吾同彼其心無所住而弊至於自恣吾之心有所主而動必適宜飲而知節二公之不滯於一固儒者之常也吾觀子朱子之於黃公亟稱其孝友之美而於公則以剛而無慾者當之二公之師表百世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鄭北山墓誌銘跋

何耕道夫撰葉闡天啟書北山何墓篆

甲戌乙亥間某杜門深居日無所爲則取家所藏鄉先生遺文逸事

衰集之名敬鄉錄第聞見單寡未敢旁及間以詢之友朋而許君益之手錄北山鄭公行實以來尙恨未見全集及誌詔之屬時葉君審言寓坦溪實公裔孫家訊之得墓銘遺事雪竹賦卷再拜伏讀益知公之詳惟吾邦人物挺出建炎紹興間忠義威畧則忠簡宗公文學氣節則默成潘公而公扞圍勤勞志在恢復當時並稱宗如老虎之當北鄭如伏熊之臨西公平生與潘雅契立朝不主和議亦合至於卒忤檜相竄斥以死其受禍尤甚若公者參於二公之間不亦偉乎英風遺烈炤映鄉井後生小子仰之猶足以矯然有立也某旣取雪竹賦諫和議救胡邦衡二書及他詩文入錄中而又反復此編於其銘文之感槩題篆之奇古楷法之精嚴見諸公之風誼又讀公之子良嗣乞銘之書至情懇切亦交有發焉豈非平生大幸哉旣以歸之坦溪姑識歲月於後

北山感雪竹賦後題

士君子以平生之志發爲一時之言而一時之言或爲終身之符若

北山鄭公所作感雪竹賦是也方其比物發興引以自道異時奮拔於困厄之餘不屈於摧折之際往往如之夫修身踐言之死弗變固有志者之事而辭氣威儀所以定命者其理亦微矣昔王沂公賦雪中梅雪中未問和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果踐魁台韓魏公賦雪老枝擎重卒荷大任今鄭公雪竹前後輝映三公者皆宋之偉人也吁亦異哉

蘇文忠公雜書小冊

右蘇文忠公雜書一小冊文定公題識二十八字冊本鈔黃石公素書及占相等法題已卯歲實元元年是年文忠纔二歲文定始生乙當作已字誤也此公早年所嘗繙閱往往因餘紙信手肆筆縱橫斜正間見錯出如道德經文杜韋韓公詩章及雜事古語雖無倫次而皆可諷誦又作人物面目樓樹水波遊戲妍巧悉有思致後來書畫之妙已見於此擬對制策藁論列時事十數條按公嘉祐六年所對策首用此文而下移一段以爲結語中間知勤之說御臣制敵用人



阜財銷變之方皆與此合蓋當時天下之事其要有幾惟明者所見  
畧同而言必出此有以見公之偉識非區區揣摩套括者比也至若  
弟懷其兄而書之前兄懷其弟而題於後追計歲月感嘆離合使人  
惻怛之心悠然而生豈徒玩好云乎哉文定公長子湧泉少傅僑居  
婺其家寶藏此冊裔孫某出以示余三百年物手澤如新風規可仰  
欣幸寓目因敘梗槩以識而歸之

于介翁詩選後題

于介翁先生名石因所居鄉自號紫巖晚徙城中復號兩溪翁貌古  
氣剛喜談諧早慕杜氏五高之爲人後師王定庵業詞賦接聞諸老  
緒論故其學多所通解自負甚高世變後一意於詩出入諸家豪宕  
激發氣骨蒼勁望而知其爲山林曠士一時吾鄉言詩者皆莫及也  
愚年十二三時從之游會以故舍去後數歲見愚所作輒曰是子當  
不下人向之不能卒業彼此交以爲恨而稱道誘掖倦倦不怠猶有  
古人之風焉未幾死矣平生刊藁七卷其子以板借人爲所匿餘篇

或購以錢久將妄爲己作薄俗甚可嘆也予暇日因卽其傳本及所藏續鈔者摘選之爲三卷雖愧力乏未能廣其傳庶幾寫錄散布不遂泯沒俾掠美盜名者有所警九原有知亦足慰矣舊見金華山賦及樂府隳括出師表等作先生自以爲得意者今皆無所考姑俟訪求又嘗得仁山金先生所爲集序當時不列於編豈所見有不同歟然其歷敘山川人物而歸重期待之意亦不爲薄特溫雅之評似未切爾併附於後以示覽者云

題程敬叔讀書工程後

某頃年在宣城見人談四書集註批點本亟稱黃勉齋因語之曰此書出吾金華子知之乎其人怫然怒而不復問也蓋自東萊呂成公用工諸書點正句讀加以標抹後儒因之北山何先生基子恭魯齋王先生柏會之俱用其法北山師勉齋魯齋師北山其學則勉齋學也二公所標點不止於四書而四書爲顯魯齋自早歲迄晚年又不一口視北山尤詳學者所傳多魯齋本也仁山金履祥吉父並遊何

王之門導江張頌達善則魯齋高弟其學行於北方故魯齋之名因導江而亦著金張亦皆有所點書其淵源有自來矣四明程君敬叔著讀書工程以教學者舉批點四書例正魯齋所定引列於編首者而亦誤以爲勉齋毋乃惑於傳聞而未之察歟竊觀程君敘所見書如何某四發揮發揮不止於四王氏正始音金氏尙書表注四書疏義考證金止有大學疏義論孟考證末記魯齋以天台陳茂卿夙興夜寐箴寄上蔡書堂諸生并其手書則於吾鄉諸公之學尊信深至凡其言論風旨固所樂聞而惜無以此告之者某晚生知慕鄉學痛緒論之浸微惜遺書之多喪比年尋訪考求間獲一二所恨未識程君倘各出所有以相參訂而求其用心則往者有知亦忻於異世之有同於我者矣故姑題是編之後以致予意云

魯齋亦有類聚朱子讀書法一段在上蔡書院講義中

### 陳氏鳳髓集後題

詩集句起近代往往采拾諸家而間一爲之未有專取一家之作而用之全編者也文文山在羈囚中始專集杜陵詩以發己意咸謂創

見今觀九華陳氏鳳髓集則知前者已有此矣夫杜陵之詩浩博深宏涵蓄萬象巨細無不有而於古今之治亂得失人情之舒慘戚忻亦莫不散布畢陳斯人乃能融液貫穿排比聯合大篇短章詞從句順宛然天成積至數百首之多旣免夫鴻鵠家雞之嘲而自謂得鳳髓膠紘之妙其用心不旣專且勤乎夫良工之機錦經緯錯絲順而成章者固燦然可觀若夫翦綴百衲橫斜曲直紋縷相值不差毫分要非極天下之至巧者不能也陳君名巖字民瞻自序在宋淳祐中今且百年而未傳於世景德上人宗公出以示予俾題其後故爲論之如此嗚呼文章在天地間其變無窮不可測知當杜陵有作時豈預爲後人設哉由今而後凡前世諸大家皆可做此而爲之推其端原必自陳君君亦足以不朽矣

闕

讀易雜記後題



學者類喜言易今世尤甚愚不知其何說也自漢魏以來王輔嗣之說單行雖未盡善而數百年實宗之至宋而邵子闡伏羲之秘程子衍周孔之文朱子又發明易專爲卜筮作融會義理象數之旨說者無以復加矣所宜虛心潛玩以求聖賢之心不當橫生己意喜新好奇穿鑿破碎務以求多爲也其有名爲祖程朱而誇多騁博援引叢雜自相矛盾不之顧又有撫前人之所已言以爲己出架屋下之屋不相爲嫌若是者蓋不勝其紛紛焉果何益於易哉某讀是經有年頗厭眾說乙亥丙子之歲來池建德陸走道遠不能多負書獨取呂氏古易音訓程傳仁山金氏標點者朱本義北山何氏啟蒙大傳二發揮魯齋王氏諸圖論自隨與兒輩說讀懼汨亂也旣而番陽新安友人摹寄鶴山魏公集義平庵項氏玩辭及近時纂集者數家集義自周程諸門人下及朱呂淵源所自可以參觀但其取漢上朱氏以備象數一家未免蕪雜項氏說多精善其餘家類皆擇弗精語弗詳以此較彼是非瞭然矣竊不自揆管窺之愚時亦有之因記於篇將就正於

有道非敢言易也且俾兒輩知守正途而毋忘鄉老先生之所以導  
啟我者則其於易學蓋庶幾焉

朝峯亭詩跋

右朝峯亭詩梅公聖俞爲建德縣令時所作也後三百餘年予來是  
邦求其故跡則堙沒久矣問之遺老言亭在山絕頂上前對玉峯故  
名及考宛陵詩則云亭去公署二十步較今所指處倍遠豈向來公  
署非止此耶又云四山回抱如朝揖之勢則非因對王峯而名俚傳  
不可信也詩言四時景趣形容曲盡周環溪山風物宛然如故獨其  
地荆棘彌望牛羊交跡林木之盛無有而所謂民訟日稀終歲探賞  
今又豈有此樂邪余旣營梅公亭而朝峯猶有所未暇以俟後人因  
嘆是邦文物之陋凡公題詠無有道其片言隻字者乃取集中池州  
以後詩悉書以遺邑人而以是作附刻於亭記之昔且命沿山雜植  
花木幸毋毀傷數十年後盡復舊觀賢大夫退食之餘徜徉曳杖登  
臨賦詠以追梅公之樂則予雖不及見亦不足恨也

梁昭明太子書隱山寺榜碑跋

建德縣隱山寺有梁昭明太子書榜隱山之寺四大字昭明性愛山水嘗至池往往有遺跡處或亦涉縣境中此書傳是其親作餘八百年而宛然獨存亦異矣宋崇寧褒封有碑墨猶存之語宣和二年尉張昇摹本以刻于郡城西廟中淳熙守袁說友又取真蹟龕置神殿側其崇敬如此所傳信不誣矣某丙子秋以視旱抵寺訪尋在東廡室隅塵土翳蝕徙以出拂拭諦觀嘆其筆勢雄秀莊重因語僧某曰此何惜一石而不爲永久計耶間稍剝落俾摹池廟中石本參訂刻之庶幾完善明年春以賑飢復至已買石礱治未幾視則石斷爲二不可用矣仍語某毋以是懈當決成之又明年六月某來告曰前之月寺傍溪水暴溢岸崩出一巨石高七尺許濶幾半碑製具而無文容字位置且有餘殆神明之靈陰有以相之發端實自公願紀其槩某欣然爲書使併刻於下方云是歲爲至元重紀之四年龍集戊寅九月壬戌朔越幾日具官吳某題

建德縣學產碑跋

德縣縣學產碑延祐丙辰教諭程端禮所立也天曆己巳燬於火他無冊籍於是人利爲欺隱匿竄易之弊起久將不可勝言矣某來訪求模本閱歲始得之乃伐石重刊躬自參校悉如其舊庶幾前人用心之勤不至泯滅繼今有所案據稽考而姦欺之徒不得逞其志則於學校亦不爲無補焉

跋山谷草書船子和尙漁父詞

漁父詞始於玄真子青筇綠篲一首山谷老人彙括爲樂府詞船子和尙夜靜水寒之偈亦以樂府歌之蓋其所甚愛也此十五首世多未見蕭散閑澹中時寓深意與偈句同一機軸而老人書法奇逸又足以發之蓋襟韻旣高落筆自勝世之用志於詞翰者覽此可以有省矣

跋葉審言所藏晉唐石刻

梅花蘭亭葵倅廳本石初裂三段後爲五此正五段石本前輩稱其



有定武典刑者也。獻之保母帖，所謂黃門函，在今會稽城外十餘里。禹穴天柱之間，其文固有望於後人之無傷而曲水小硯，弁出人間。豈字畫實爲之累邪？虞永興書汝南公主銘，當是他帖中剗取者。元魯山銘李華作，顏公書此，乃別幅小字，不知何人王懷瓚銘，亦不可考。五紙皆精善，而其二出吾里梅花石，今不復有。王刻猶在晉唐風規未遠，後生新學，其尙知葉君哀萃之意哉。

跋宋賢手帖

歐公書稱甲科得人，不獨朝廷得賢，亦使學古者勉勵。此真大人君子識治者之言。吳傳朋爲友，營僻闕且憐其久閑，已不能少展力，足以見達官顯人念舊之誼。蘇養直從人覓香，求白蒲萄本，託置金竹簡紙，獨卧粗氈，雖事涉瑣細，自是詩人隱士一種風致，皆可敬可喜。而況於翰墨之清麗交映，互發乎。

徐文清公手書雜藁後題

右故宋侍讀文清公毅齋先生徐公手書雜藁一冊，起乙酉止壬辰。

之所著也公起家諸生踐歷中外以亮直敢言著聲嘉定中提舉江東常平茶鹽上書忤時相劾罷歸乙酉當理宗卽位寶慶之初鄉人葛樞密容父喬侍郎壽朋代爲請祠紹定戊子力乞休致又明年庚寅命下端平被召晉擢中秘奉常手疏數千言極陳時弊侍讀經帷開陳友愛之道用是復濟邸主爵請廢王安石從祀祀周程張朱請以趙忠定侑食茂陵北使至無國書請館之於外如晉叔向辭鄭故事又忤時相皆關係之大者一時儁俊傳景初揚敬仲柴與之趙昌父劉平國陳師復共荐慎景元魏華甫袁廣微同列今猶誇詡誦傳也蓋自公之居閑十五六年此冊所載始終八年優游休退自警者凜凜甚嚴而於親友之慶問弔祭燕集往來惻欵真誠風流篤厚至於暄涼晴雨之候卉木禽鳥之情狀密察深省託興寓懷無一言一事之不出於正蓋其學問持養不怠於閑暇之時故風節議論彌篤於晚暮之後於此可考矣公早受業鄉先生大治主簿葉君子應後乃從朱子游葉君實東萊門人前脩旣遠緒論寢微晚學之所深恨

問嘗扣之葉君曾孫審言得公雜說一卷手帖一通今復見此肅乎  
挹公之清風藹乎接公之仁言起畏起敬儒立鄙消不勝其降嘆也  
謹書其後而歸之

蕭懿祠堂斷碑跋

蕭懿行之親兄而心跡不同懿忠而衍篡也事具史傳明甚而山陰  
陸游引伯升文叔同起爲比謂大蕭齋恨死不及見梁之興何其誤  
也吾友張子長爲論糾正之使陸氏復生亦當無辭以辨廟碑立於  
漢中者蓋懿以永明末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加督魏軍入漢中圍南  
鄭懿拒擊解圍遁去又追逐氏帥楊元秀取魏六城邊境以寧嘗有  
功茲地故爾是碑宋乾道中始爲趙彥博所知遂傳於世彥博字富  
文爲吏精敏有聲其餘力亦及此按碑稱皇太子臣綱奉勅撰下不  
著書者氏名或在殘缺後段今彥博直云簡文書豈別有據乎考古  
實事要不可不謹也第五行海內字下有浩浩二字似亦非元文覽  
者詳之

跋汪元思固窮集及所錄朱呂二先生詩帖

大愚呂忠公謫廬陵獨善汪公裂裳裹足送之後徙卒高安其弟約  
叟輟試往護其喪兄弟遂以義聞士大夫間昔徐晦之不負楊臨賀  
巢谷之遠從二蘇公黃太史沒宜州有永州唐生者爲經紀後事收  
拾遺文特立獨行之士風聲意氣信不間斷耳獨善之孫元思力學  
忍貧自爲貧約十條指心以誓其友胡潛類聚聖賢處貧言行爲固  
窮集貽之元思以貧約附焉質於北山何先生愈厲其操卒死於窮  
嗚呼好義者民之天而固窮者士之節夫能忼慨赴人急難不爲威  
武勢猨屈者始有以固其窮而委靡惟怯苟慕富貴者必不能見義  
以勇爲固窮之善殆有得於獨善之窮汪氏兄弟祖孫是或一道也  
葉君審言家藏元思固窮集因錄朱呂所與獨善詩帖約叟高安行  
程曆中哭大愚詩併何王諸公稱贊之語萃爲一帙某旣竊敬嘆復  
推說以附於諸老之後云獨善名大度字時法約叟名大章元思名  
開之



題家藏淵明集後

子家淵明集十卷卷後有楊休之序錄宋丞相私記及曾絃說讀山海經誤句三條乾道中林栗守江州時所刊第三卷首有序云文選五臣注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題云淵明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之詩有題以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己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卽解印綬賦歸去來兮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蕭得施作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之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末禪宋前二十載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以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其所記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意也世之好事者多尙舊說今因詳校故書於第三卷首以明五臣之失且祛來者之惑愚按陳振孫伯玉亦云有治平三年思悅題

思悅者不知何人今未有考但其所論甚當而有未盡且宋書南史皆云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李善著文選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題下引宋書云云蓋自沈約李延壽皆然李善亦引之不獨五臣誤也今考淵明文惟祭程氏妹文書義熙三年祭從弟敬遠文則云歲在辛亥節惟仲秋自祭文則曰歲惟丁卯律中無射惟丁卯在宋元嘉四年辛亥亦在安帝時則所謂一時偶記者信乎得之矣

本傳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潛遊廬山弘令其故人龐通之齋酒具半道栗里邀之集中答龐參軍四言五言各一首皆敘隣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簿者卽參軍耶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事陳氏書錄稱吳仁傑斗南有年譜張纘季長有辨證俟見併考之

湯伯紀注陶淵明述酒詩定爲屢辭隱語蓋恭帝哀詩發千古之未

發諸公皆躓之其中難解處亦不敢決得存疑之意愚嘗有二管見  
補之 重離炤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礫晶  
脩渚南嶽無餘雲湯注司馬氏出重黎之後此言晉室南渡國雖未  
亡而勢之分崩久矣至於今則典午之氣數遂盡也素礫未詳脩渚  
疑指江陵愚謂以離爲黎則是陶公故詔其字以相亂離南也午也  
重離典午再造也止作晉南渡說自通書我則鳴鳥不聞陶正用此  
鳥指鳳凰此謂南渡之初一時諸賢猶盛也礫小石脩渚長江指江  
左晶顯也此承首句離炤字言素礫顯於江渚其微已甚至南岳無  
餘雲則氣數全盡矣 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湯注裕始封豫章  
郡公重華謂恭帝禪宋也愚謂豫亦裕字恭帝封零陵王舜冢在零  
陵九疑故云爾裕實篡弑陶公豈可以禪目之 日中翔河汾日中  
午也 裕以元熙二年六月廢帝故詩序夏徂秋亦寓意云 愚嘗  
讀離騷見屈子閔忠國之阽危悲身命之將隕而其賦遠遊之篇曰  
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泰初而爲鄰乃欲

制形鍊魂排空御風浮游八極後天而終原雖死猶不死也陶公此詩憤其主弑國亡而未言游仙修鍊之道且以天容固彭殤非倫贊其君極其尊愛之至以見亂臣賊子乍起倏滅於天地之間何足道哉陶公胸次冲和平淡而忠憤激烈時發其間得無交戰之累乎洪慶善之論屈子有曰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愚於陶公亦云湯公因釋述酒詩遂及諸篇直以暴其心曲故不汎論甚簡而精愚讀之偶有所見附著於后 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嘆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然躊躇云云蘇明允族譜引一篇之意不出此數語 命子詩末句亦已焉哉鄭康成誡子書末曰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公正用此語陸放翁筆記云爾 歸鳥四章一章和風二章接清音句下三章日夕氣清四章寒條具四時意 歸田園居第一首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古雞鳴行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巷中陶公全用其語第三篇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本楊惲書意 五柳先生傳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始



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自何晏注論語以空  
爲虛無意本莊子前儒多從之朱子以回賜屢空貧殖對言故以空  
匱釋之今此詩被褐對屢空又飲酒第十一首顏生稱爲仁榮公言  
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以屢空對長飢朱子之意正與之合  
還舊居詩疇昔家上京按上京在今南康郡城外十里栗里原去  
郡一舍則公嘗徙於此前有移家詩居不一處也擬古第二首聞  
有田子泰節義爲士雄揚註田疇字子泰北平無終人按疇始從劉  
虞虞爲公孫瓚所害誓言報讐卒不能踐而從曹操討烏丸節義亦  
不足稱陶公亦是習聞世俗所尊慕爾第三首仲春邁時雨始雷發  
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本縱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尙  
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託言不肯棄之義雜詩第二首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陶公之  
志非宅忠憤而已念此懷悲悽纔曉不能靜此與述酒篇流淚抱中  
歎傾耳聽司晨意同讀山海經第一首遶屋樹扶疎湯注扶疎本

太玄愚按燕刺王傳劉向封事皆有此語在楊雄前第十首刑天舞  
干戚他本誤作形天無干歲曾紘伯容爲辨正之 桃花源記并詩  
洪景廬云後人因陶公記詩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有渺茫寧  
知僞與真云云不及所以作記之意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爲言至  
云無論魏晉乃寓意劉裕託之於秦爾胡仁仲詩云靖節先生絕世  
人奈何記僞不考真先生高步寤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  
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斯說得之愚早歲嘗有題桃源圖云云頗  
與此意相發